

# 平民文學概論

曹聚仁著



## 上篇 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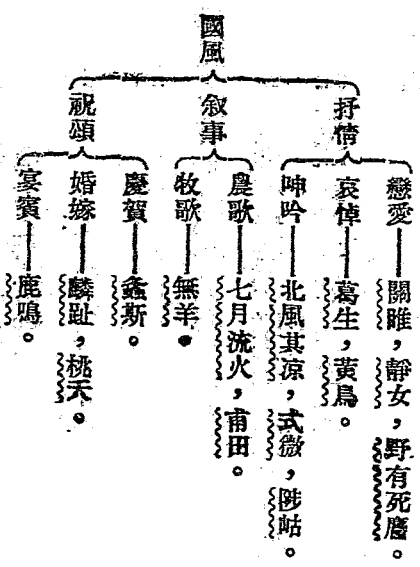
夷攷往史，各時代之文學，其間有平行之三派，爲平行之發展。其由智識階級所創作，取材於宮庭及貴族社會，專以供一階級或一部分人之鑒賞者，爲貴族文學。其由智識階級所摹擬而成，取材於書本，專以迎合一般人之嗜好者，爲病態文學。其由平民的智識階級所創作，取材於鄉間陋巷，滲透於全民衆之內心者，爲平民文學。彼此根本不同，列表以明之。

	貴族文學	病態文學	平民化文學	平民文學	人的文學
取材	宮庭及貴族社會	書本	里巷故實及傳說	民間故實	全社會
形式	拘於一定規律	虛偽的堆砌的	自然的 寫實的	絕對自由	自由
韻律	人爲的	人爲的	人爲的	天然的	天然的

作者	貴族的智識階級	智識階級	平民的智識階級	平民的智識階級
鑒賞	貴族及智識階級	智識階級	智識階級及平民之一部分	全民衆
				全民衆

「這些歌決不是編出來的；她們是生出來的，她們從空中落下，如像晴靄一樣飛到地上，東一飛，西一飛，各地方的的人同時都唱起來。我們自家的工作和苦惱都合在這些歌中；就好像我們都幫著他們做出來的一樣。」此德國文學家斯託姆（Storm）對於民歌的創見，正可作平民文學之註腳。平民文學者不期然而然，出乎人之口，深入人之心，人格亦與之抱合焉。周代以前之平民文學，其量必巨；惜吾人之可攷者，多係後人僞託，惟有略而不述。故論列平民文學，首當推詩經中之國風。詩經一書，爲古代詩歌之總集，以其簡策繁多，連之以韋帶，故名曰「經」。昔人好稱孔丘刪詩事，恐不可恃。蓋左傳（即割裂國語而成者）中士大夫所諷詠，與今本所存大都相同，所刪者何且

孔丘亦屢稱「詩三百」矣。風者風也。章太炎云：「風是空氣的激盪，親出自口就是風，當時所謂風，只是口中所謳唱的罷了。」故國風者，當時各國民間之歌謠也。雅，乃周地鳥鳥之聲，故小雅，乃周地之民間歌謠也。綜攷十五國風與小雅，其間可區分為三：



上篇 詩歌

人類心地上之愛，苗洪水所不能掃蕩，烈火所不能毀滅。浮斯特（F. Schlegel Prevost）有云：『自從世界成爲世界以來，愛情就存在了，並且他的公式很少變遷：手臂是要攬著腰肢的，嘴唇是要尋覓嘴唇的，天然極了！』國風中戀愛之詩，佔大部分，乃必然之傾向。戀愛之過程，其先爲相慕，經之以熱戀，終之不幸者，則有失戀。關雎標有梅爲相慕之詩，故其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關雎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

野有死麕，靜女熱戀之詩，故其詩曰：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舒而脫脫兮，無感我脫兮，無使彤也吠。』

野有死麕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自牧歸荑，洵美且異！」

「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靜女

谷風，失戀之詩也，故其詩曰：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

爾新昏，以我御窮。」——谷風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也，猶可說也；女之耽也，不可說也……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氓

人類以苦悶而有呻吟，苦悶之來，或緣長期戰爭而流離失所，或緣政治黑暗而進退失據，或緣遠戍異域而思歸念切，或緣國亡家破而驚目痛心，或緣橫征暴斂而百姓愁怨。中谷有蓷，葛藟遭戰爭之慘毒也，故其詩曰：

「中谷有蓷，嘆其漙矣。有女此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薺

「綿繇葛藟，在河之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葛藟

北門，北風其涼，苦政治之黑暗也。故其詩曰：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涼

鶉羽，陟岵，士卒遠戍時久而懷鄉也。故其詩曰：

「肅肅鶉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

有所！」——鶉羽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岵

黍離，式微，痛家國之破亡也。故其詩曰：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黍離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中路？」——式微

蒼之華，碩鼠，怨賦歛之橫暴也。其詩曰：

「蒼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蒼之華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

土，爰得我所。」——碩鼠

哀悼之詩，所佔篇幅甚鮮。葛生爲悼亡之詩，其詞哀楚：

「葛生蒙楚，歛蔓於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黃鳥乃悼賢之詩，其詞掩抑：

「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敘事詩在我國，不甚發達。詩經中之敘事詩，僅有一二篇之農歌牧歌耳。如七月敘農工之時序，如采芣敘幼女之工作，如無羊敘牧人之生活。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臚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歸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七月

「采芣采芣，薄言采之；采芣采芣，薄言有之。」——采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牝。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簞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兢兢，不霽不崩，磨之以肱，畢來既升。」——無羊

祝頌之詩，或用之於婚娶，或用之於宴賓，或用之於慶賀，於國風中佔十之四五。如桃夭、鵲巢、送嫁之詩也，樛木、迎婿之詩也，螽斯、祝多男也，麟趾、慶多福也，鹿鳴、則燕會時之詩也。

「桃之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夭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鵲巢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樛木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趾

「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鹿鳴。

國風而後，民間歌謠，片紙不遺於後。北方民族之文學思想，如斯其發達，一旦衰歇，竟至寂然。其中原因，亦已未由攷察矣。故述民間文學，必以九歌次於國風之後。九歌與國風，各爲平列之發展，絲毫無相關之點。卽就其風格言之，則國風直率，而九歌委婉；就其性質言之，則國風所叙者日常生活，而九歌則神的分子較多。九歌凡九：一、東皇太一，二、雲中君，三、湘君，四、湘夫人，五、大司命，六、少師命，七、禮魂，八、河伯，九、山鬼。王逸云：「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章之曲。」其言九歌爲屈原所作，容

有未安。然謂此九歌曾經屈原之改訂，則合於情。陸侃如氏分九歌爲三類：

(一) 輓歌：國殤。

(二) 祭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禮魂。

(三) 戀歌：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陳兮躡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憇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急兮路迢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旣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國殤

一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瑯。瑤席兮玉璫，盞將把兮瓊芳。薰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袍兮拊鼓，疏緩節兮

安歌，陳箏瑟兮浩唱，靈偃蹇兮校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東皇太一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澹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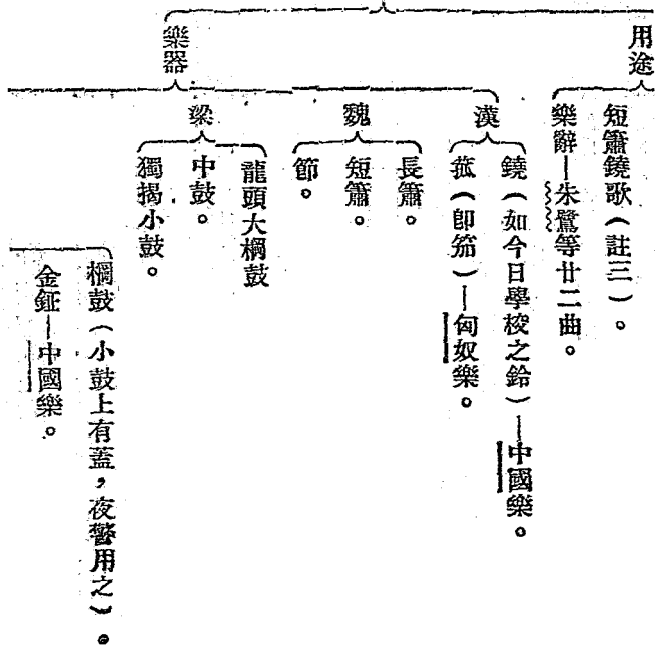
漢代以後之民間文學，蓋可區分爲三：甲、鼓吹曲，乙、橫吹曲，丙、相和歌辭。

相和歌辭乃漢代之純粹的中國民間文學，所用樂器亦爲中國固有之樂器，  
鼓吹曲自北狄輸入，橫吹曲如摩訶兜勒曲，乃張騫自西域輸入，李延年新聲  
二十八解則模倣胡曲，故皆可謂之爲外來的民間文學，其所用樂器亦多爲  
外族所用。徐嘉瑞著中古文學概論表論二者，既詳且明，錄左，使讀者先得一  
明確之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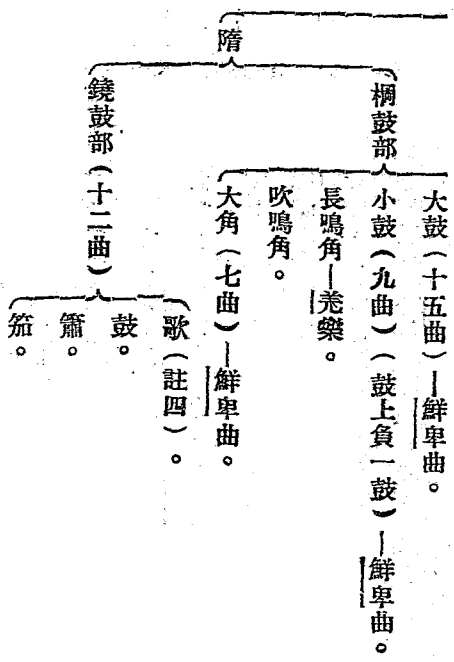
### (第一表)

歷史	黃帝岐伯所作。(註一)( <u>蔡邕禮樂志</u> )。
	由北狄來。
姓質	軍樂 ( <u>蔡邕禮樂志</u> )。
	豈樂 ( <u>鄭康成</u> )。
	騎吹 (從行道路所用)——務成，黃爵，玄雲，遠期。(辭七)。
	鼓吹 (註二)

鼓吹曲







(註一) 夾漈鄭氏曰：中國所用鼓角，蓋習胡角而爲也。黃帝之說，多是謬悠。

(註二) 亦名黃門鼓吹，列於殿庭者。

(註三) 鼓吹曲之一章，亦以賜有功諸侯。蔡邕禮樂志云：軍中用之。

(註四) 相和曲中有節歌，言絲竹相和，執節者歌。此處之歌，疑指人聲。

(第二表)

歷史——由西域來。

性質——馬上所奏之軍樂。

用途——軍中武樂（後漢亦以之給邊將）。

摩訶兜勒一曲（張騫）。

新聲二十八解（李延年因胡樂所造，魏晉時已不復具存）

樂辭  
(已亡)  
黃鵠等十曲（即廿八解中之十首）。

關山月等八曲。

鼓——中國樂。

角——匈奴樂。

漢  
雙角（長鳴角）——羌樂（青海）。

續吹曲

樂器

晉—胡角—匈奴樂。  
〔箛邏邏（大雙角）—羌樂（青海）。

隋

大橫吹部  
（廿九曲）

大橫吹（笛類）—匈奴樂。  
角—匈奴樂。  
節—中國樂。  
鼓—中國樂。  
笛—羌樂。  
簫—中國樂。  
箏—龜茲樂（即庫車）。  
桃皮箏—高麗樂。  
小橫吹（笛類）—匈奴樂。  
角—匈奴樂。

簾詩歌

小橫吹部

笛——羌樂。

簫——中國樂。

箏——龜茲樂。

箏——匈奴樂。

桃皮箏——高麗樂。

(第三表)

生清商曲辭。

歷史——周代房中三調，秦代壽人楚調側詞，漢代街陌謳謠……後產  
樂器(註一)——笙笛節歌琴瑟(註二)琵琶等。

辭(註二)

第一段——豔——引子

第二段——辭——本辭

第三段——趨亂——尾聲

辭敘事，志盡於詩。

一般的分類

組織

聲(註三)

羊吾夷伊那何  
幾令吾微令吾

聲成文

解(註四)——如音樂中之一段。

地理——趙代秦楚。

分類

音調的分類。

實質的分類。

宮引……闕。

商引……有聲無辭。

角引……闕。

相和六引

徵引) 有聲無辭。

筌篥引——一調(高麗人作)。

相和曲——多神秘思想及死之恐怖(薤露)

相和歌

音調的分類

吟嘆曲——多吟歷史中悲哀之事，如「明君」「楚妃」等，與史詩相似。

張女四弦

李延年四弦

嚴卯四弦

蜀國四弦

均調。

平調曲——周房中三調之一。

清調曲——周房中三調之一。

瑟調曲——周房中三調之一。

楚調曲——漢房中樂之一，乃楚聲也。

側調曲——由楚調而生，漢房中樂之一，辭調不傳。

大曲。

社會類。

實質的分類

(2) 征戰類。

(3) 寫情詩類。

(4) 神祕類

理想的。  
恐怖的。

(5) 頌廢類。

(6) 歷史類

宮庭的。  
民間的。

(7) 社會道德類

(註一) 清樂用鐘、架、磬、架、琴、瑟、琴瑟、秦琵琶、執箏、篋、

筑、箏、箏、笛、笙、笙、笛、簫、篋、篋、葉、歌、歌、(講樂攷原)

(註二) 瑟調多下聲，弄高，弄遊，弄麤，等四種。楚調有筑。

(註三) 沈約云：「樂入以聲音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

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幾令吾見宋饒歌。」

(註四)古今樂錄曰：「儋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古曰章，今曰解。作詩有豐約，故制解有多少。」

鼓吹曲二十二曲，字句錯訛，不能全讀。惟其爲民間的文學，則就其可解者，已可攷見之。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饒歌十八曲，字多訛誤。一曰朱鷺，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張，四曰上之回，五曰擁離，六曰戰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將進酒，十曰君馬黃，十一曰芳樹，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班，十四曰聖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臨高台，十七曰遠如期，十八曰石留。又有務成玄雲黃爵鈞竿，亦漢曲也。其辭亡。或云漢饒歌二十一，無鈞竿，擁離亦曰翁離。」

「戰城南爲戰爭之呻吟，其辭曰：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



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臯騎戰鬪死，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  
何以北？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  
暮不夜歸。」

巫山高乃旅客思歸之歌其辭曰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客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  
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將進酒則墮廢者之歌吟其辭曰：

「將進酒，乘大白。辨加哉，詩審博。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  
工觀者苦！」

有所思與上邪則戀歌也其辭曰：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璫，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

心拉雜播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見與君，絕鷄鳴狗吠，兄媿當知之。媿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颯，東方須臾高知之。——有所思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上邪

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已來，北狄樂繼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笛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晉書樂志曰：『橫吹有鼓角，又有胡角。』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鸝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後魏之世，有簸邏迴歌，其曲多可汗之辭，皆燕魏之際，鮮

卑歌辭虜音不可曉解，蓋大角曲也。又古今樂錄有梁鼓角橫鼓曲，多敘慕容垂及姚泓時戰陣之事，其曲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樂府胡吹舊曲，又有隔谷等歌三十曲，總六十六曲，未詳時用何篇也。

橫吹曲之繼起者，以木蘭詞爲最著。木蘭詞記事抒情均爲文學中上品其詞曰：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一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水鳴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

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相和歌者，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絃管，卽相和諸曲是也。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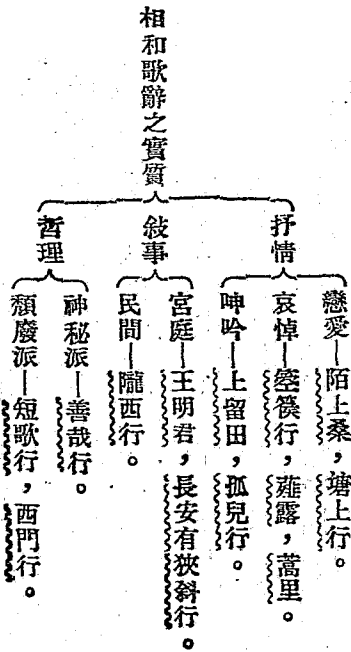
晉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一凡諸調歌辭，並以一章爲一解。古今樂錄曰：「儵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啟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時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詩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

相和歌辭原調之存亡，已見前表。其存者一爲相和六引中之箜篌引。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當奈公何？」聲甚悽慘，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崔豹古今注）一爲相和曲。『古今樂錄曰：「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氣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關山，五曰東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觀歌，十曰對酒，十一曰雞鳴，十二曰烏生，十三曰平陵東，十四曰東門，十五曰陌上桑。」十三曲有辭，氣出唱，精列，度關山，薤露，蒿里，對酒並魏武帝辭；十五，文帝辭；江南，東光，雞鳴，烏生，平陵，東陌上桑並古辭是也。二無辭：觀歌，東門是也。」一爲吟嘆曲。『古今樂錄曰：「張永元嘉技錄有吟嘆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歎，四曰王子喬。」大雅吟，王明君，楚妃歎並石崇辭；王子喬，古辭；王明君一曲，今有歌。大雅吟，楚妃歎二曲，今無能歌者。」一爲瑟調曲。『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

錄瑟調曲有善哉行，隴西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都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留田行，新城安樂宮行，婦病行，狐子生行，放歌行，大牆上蒿行，節田黃爵行，鈞竿行，臨高台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門太守行，豔歌何嘗行，豔歌福鍾行，豔歌雙鴻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用趨行，日重光行，蜀道難行，權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探梨橘行，白楊行，胡無人行，青龍行，公無渡河行。」荀氏錄所載十五曲，傳者九曲，其六曲今不傳。」一爲楚調曲。「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楚調曲有白頭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東武琵琶吟行，怨詩行。」」一爲大曲。「宋書樂志曰：大曲十五曲：一曰東門，二曰西山，三曰羅敷，四曰西門，五曰默默，六曰園桃，七曰白鶴，八曰碣石，九曰何嘗，十曰置酒，十一曰爲樂，十二曰夏門，十三曰王者布大化，十四曰洛陽令，十五曰白頭吟。」今存爲樂滿歌行。

相和歌辭之實質的分類，愚對於徐表修正之如下：



相和歌辭之戀歌，屬於相戀的，有陌上桑之流；屬於失戀的，有塘上行之流；陌上桑之詞曰：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



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梢頭。耕者忘其鋤，  
者忘其耨。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問是  
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  
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  
羅敷自有夫。」

塘上行之詞曰：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  
生別離。念君生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  
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莫以麻桑賤，棄捐  
菅與蒹。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修修！從君致獨樂，延年  
壽千秋！」

其他則雜曲歌辭中孔雀東南飛一詩以一千七百餘字述寫一悲劇爲古今第一首長詩。情則纏綿，詞則悱惻，誠抒情詩中之佳構。如詩中敍蘭芝將別夫還家上堂拜母，兼別小姑，無一句不引人同感。尤以別小姑時之「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等句爲最動人。惟此詩，昔人皆以爲漢末人所作；今陸侃如氏攷其爲齊梁人所作，於文學進化程序較合，宜從之。

箜篌行，哀悼之歌也。已見前引。他若薤露、蒿里，亦皆哀悼之歌。薤露詞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之詞曰：

「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相和歌辭中以行役而呻吟者有飲馬長城窟行其詞曰：

「青青河畔草，縣縣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

以生活壓迫而呻吟者有上留田與東門行其詞曰：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梁，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上留田

「出東門，不願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餽糜。上用倉浪天，故下



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爲遲，白髮時下難久居——東門行  
以孤零而呻吟者，有孤兒行婦病行，其詞曰：

「孤兒行：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驪馬。父母已去，兄嫂令兒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蟻蝨，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此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漉漉，青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風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一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與校計。」亂曰：里中一何譏譏！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弟難與久居！」——孤兒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

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慎莫笞，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

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望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餌，對交涕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之。

交入門，見孤兒啼，索其母抱，徘徊其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

敘事之相和歌辭，如王明君敘明君之出塞，楚妃敘楚妃之進諫，長門怨敘陳皇后之愁悶悲思，皆有類於史詩，今均不傳。如長安有狹斜行，則敘貴族家庭之生活，其詞曰：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扶轂問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紵，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琴上高堂，丈夫且徐徐，調絃

詎未央」

至敘述民間之生活，則有隴西行、江南之類、隴西行、敘模範女子之生活

江南敘江南之田野生活。其詞曰：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皇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跪拜，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青白各異尊，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然後持一盃。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厨。促令辦粗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隴西行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江南

神秘的哲理詩，常趨於超脫，蓋生活苦悶後所必至之象徵。如長歌行，善哉行皆屬此類。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一日康。彊髮白更黑，延年壽命長。蒼苔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天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竚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長歌行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嶮大難言！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百鳥集來如煙，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鷓鴣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教敕凡更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服此藥，可得神仙。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

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董逃行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名山，芝草醜醜；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自惜袖短，內手知寒；輒無靈輒，以報趙宣。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饑不及餐。歡日尙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善哉行

癡廢派之詩，如短歌行，西門行，等皆是也。其詞曰：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以何解憂？唯有杜康！」——短歌行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望愁拂鬱，當復待來茲。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釋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抱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



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期。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情費，但爲後世嗤。

——西門行

永嘉亂後，南北民情隔絕，南方沿相和歌之舊，抒情詩有特殊之發展。北方則輸入外族之文學，豪爽真實，迥異我國舊文化。

南方之抒情詩，可分吳越文學、荆楚文學爲二。吳越文學爲清商曲辭之一方面，承襲中原流入之舊曲，一方面採取民間之新調。東晉以來，漸次增加，由徒歌而譜入管絃。其中作品，皆在當時文學家作品之上。如綠珠之懊儂曲，雲陽女子之華山畿曲，王羲康所作之讀曲歌，趙文韶之青溪小姑曲，以及上聲歌，歡聞變歌，子夜變歌，子夜警歌，黃竹子歌，神弦歌，嬌女詩，白石郎曲，湖就姑曲，神弦別曲……皆珍品也。

「絲布澀難縫，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江中白布帆烏布。」

禮中帷。揮如陌上鼓。許是儂歡歸。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寡婦哭城頽。此情非虛假。相樂不相得。抱恨黃泉下。我與歡相憐。約誓底言者。常歎負情人。郎今果成詐。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覓薄牛渚磯。歡不下廷板。水深沾儂衣。白黑何在浣。月落天欲曙。能得幾時眠。悽悽下牀去。儂病不能言。髮亂誰料理。託儂言相思。還君華豔去。催送實情來。懊惱奈何許。夜聞家中論。不得儂與汝。——懊儂歌

「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生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夜相思，一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未敢便相許，夜聞儂家論。不持儂與汝，懊惱不堪止。上牀解要繩，自經屏風裏。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沉被流去。別後常相思，頓出千丈闕，題碑無罷時。奈何許！所歡不在間，嬌笑向誰緒。隔津歎，牽牛語織女，離淚溢河漢。啼相憶，一淚如漏刻水，晝夜流不息。無故相然我，路絕行人斷，夜

夜故望汝。一坐復一起。黃昏人定後，許時不來已。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腹中如湯灌，肝腸寸寸斷。教儂底聊賴？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奈何許！天下人何限！一慊慊只爲汝。松上蘿——願君如行雲，時時見經過。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長鳴鷄——誰知儂念汝，獨向空中啼。腹中如亂絲，憤憤適得去，愁毒已復來。」——華山畿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清溪小姑曲

「千葉紅芙蓉，照灼綠水邊。餘花任郎摘，慎莫罷儂蓮。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打壞木棲牀，——誰能坐相思？三更出石闕，憶子夜啼碑。柳樹得春風，一低復一昂。誰能空相憶，獨眠度三陽。折楊柳——百鳥園林啼，道歡不離口。披被樹明燈，獨思誰能忍？欲知長寒衣，蘭燈傾壺盡。坐起歎汝好，願他甘叢香。傾筐入懷抱，逋髮不可料。顛顛爲誰睹？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許。憶

歡不能食徘徊三路間，因風覓消息。朝日光景開，從君良燕遊。願如下者策，長與千歲龜。所歡子問春花可憐，摘插襖褶裏。芳萱初生時，知是無憂草。雙眉畫未成，那能就郎抱？百花鮮——誰能懷春日，獨入羅帳眠？憐歡致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初陽正二月，草木鬱青青。躡履步前園，時物感人情。青幡起御路，綠柳蔭馳道。歡贈玉樹箏，儂送千金寶。桃花落已盡，愁思猶未央。春風難期信，託情明月光。自從別郎後，臥宿頭不舉。飛龍落藥店，骨出只爲汝。日光沒已盡，宿鳥縱橫飛。徒倚望行雲，陵蹠徒郎歸。百度不一回，千書信不歸。春風吹楊柳，華豔空徘徊。音信闕弦朔，方悟千里遙。朝霜語白日，知我爲歡消。合冥過藩來，向曉開門去。歡取身上好，不爲儂作慮。五鼓起開門，正見歡子度。何處宿行還，衣被有霜露？黃絲呬素琴，汎彈弦不斷。百弄任郎作，唯莫廣陵散。思歡不得來，抱被空中語。月沒星不亮，持

底明儂緒打殺長鳴鷄，彈去烏白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執手與歡別，合會在何時？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百憶卻欲噫，兩眼常不燥，蕃師五鼓行，離儂何太早？含笑來相儂，一抱不能置，領後千里帶，那頓誰多媚？歡相憐，今去何時來？補檣別抱去，不忍見分題，歡相憐，題心共飲血，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

嬌笑來向儂，一抱不能已，湖燥芙蓉萎，蓮汝藕欲死，歡心不相憐，慊苦竟何已？芙蓉腹裏萎，蓮汝從心起，下帷掩燈燭，明月照帳中，無油何所苦？但使天明儂，執手與歡別，欲去情不忍，餘光照藩坐，坐見離日盡，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十期九不果，常抱懷恨生，然燈不下炷，有油那得明？自從近日來，了不相尋博，竹簾補檣題，知子心情薄，下帷燈火盡，朗月照懷裏，無油何所苦？但令天明爾，一夕就郎宿，通夜語不息，黃蘗萬里路，道苦真。

無極。登店買二盃，郎來買丈餘。合匹與郎去，誰解斷羸疏？逍遙待曉分，轉側聽更鼓。明月不應停，特爲相思苦。罷去四五年，相見論故情。殺荷不斷藕，蓮心已復生。」

荆楚文學，乃清商曲中之西曲歌。如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陽樂，三洲歌，折楊柳，采桑度等，皆產生於荆郢樊鄧之間。其曲多描寫商人之生活，如：

「我去只如還，終不在道邊。我苦在道邊，良信寄書還。沿江引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江陵三千三，何足持作遠。書疏數知聞，莫令信使斷。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百思纏中心，顛顛爲所歡。與子結終結，約折在金蘭。」——那呵灘

「送歡板橋彎，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風流不暫停，三山

隱行舟，願作比目魚，隨歡千里遊。湘東鄙醪酒，廣州龍頭鑑。玉樽金鏤碗，與郎雙杯行。——三洲歌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估客樂

北方民族好俠尙武，崇拜寶劍，於文學中常露沙漠水草中居住時之野性。然自由多生氣，出於自然。如：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系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誰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袂襠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箇成翁媪。」——捉搦歌

「明月光光星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馳驅樂歌  
「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搥郎背，蹠坐郎膝邊。」

「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婆。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兒。」  
皆真切爽直，異乎南方文學之吞吐迴盪也。



## 第九章 文學(三)——平民文學(中)

逮及唐代，以南北文學之結合，以平民文學之精神參入貴族文學之中，乃產生所謂平民化的文學，將於下章詳論之。平民文學之他方面，則於唐代已見萌芽。彼時之傳奇小說，敘述雜事，記錄異聞，綴輯瑣語，乃後世戲曲小說之祖。趙宋代興，平民化文學則由詩趨於詞，南方平民文學則由傳奇小說進而爲平話小說，及鼓子詞，北方平民文學則有金元之院本雜劇。至元代戲曲已告完成，至明代而小說亦告完成，平民文學已達最高潮矣。故唐代而下，平民文學之史的發展，可作二系統述之：甲、戲曲之史的發展，乙、小說之史的發展。

我國戲曲之起原不無一二可放在本章中無述說之必要，姑從略。唐之

梨園戲與宋之雜劇，皆有戲而無曲。金之院本始略具戲曲之雛形，爲北曲所導源。南宋之鼓子詞，爲南曲所導源。毛西河云：「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即舞曲中詞，亦不與舞者搬演照應。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疇者，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然尤無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搦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搦彈，並念唱之。」故董西廂一書，可推爲戲曲之祖。莊嶽委談云：「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尙行也，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元一代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其他院本，見於輟耕錄者抄錄於左：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戀鰲山，

六變妝，

萬歲山，

打草陣，

賞花燈，錯入內，問相思，探花街，斷上皇，打毯會，春從天上來。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范增霸王，草馬霸王，三官霸王，補塑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番記孤，旦判孤，計算孤，雙判孤，百戲孤，哨啞孤，燒棗孤，孝經孤，菜園孤，貨郎孤，合房酸，麻皮酸，花酒酸，狗皮酸，還魂酸，別離酸，王纏酸，謁食酸，三撲酸，哭貧酸，插撥酸，酸孤旦，毛詩旦，老孤遣旦，纏三旦，千哨旦，哮喘旦，貧富旦，書櫃兒，紙糊兒，葵奴兒，剝毛兒，喜牌兒，卦冊兒，繡篋兒，粥碗兒，似娘兒，卦鋪兒，師婆兒，教學兒，鷄鴨兒，黃丸兒。

中篇 戲曲

稜角兒

田牛兒

小丸兒

醜奴兒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瑤池會

八仙會

蟠桃會

洗兒會

藏鬪會

赤壁鏖兵

陳橋兵

變，張生煮魚等。

宋金之所謂雜劇院本者，其中有滑稽戲，有正雜劇，有豔段，有雜班，又有種種技藝遊戲。其所用之曲，有大曲，有法曲，有諸宮調，有詞，其名雖同，而其實頗異。至元之雜劇，始成一定之體段，用一定之曲調，而百餘年無敢踰越者。

元曲作家，見於鍾嗣成之錄鬼簿者，凡百十七人。鍾元末人，此書初作於至順元年，而下紀喬吉甫之死，（至正五年。）其間殆經十數年之修正。書中所錄之作者，凡三類：

（一）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

（二）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

(三)方今才人相知者及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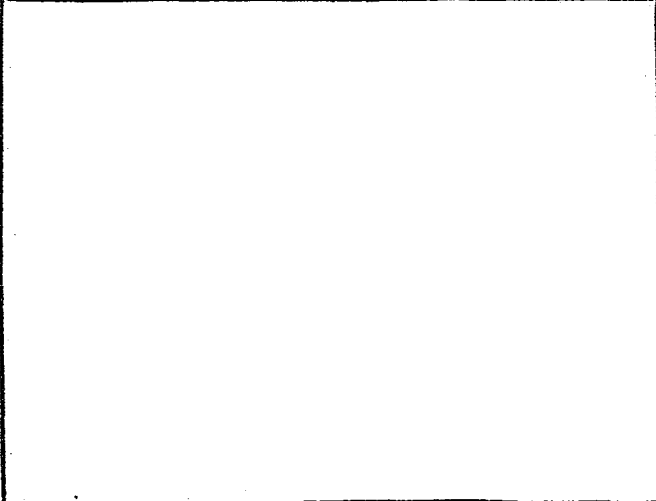
王國維氏著宋元戲曲史，以鍾氏之第一期爲蒙古時代，自太宗窩闊台取中原至世祖忽必烈統一南北止，約五十年。第二期爲統一時代，自此後至順後至元間止，約六十年。第三期爲元末時代，即順帝之至正年間。第一期作家，皆北方漢人。第二期作家多南方人，以及北方人之僑於南方者。第三期作家亦多南方人。茲據點鬼簿表刊時代及生地如左：

地	時		
	第	一	二
大	△關漢卿(五八)	△王實甫(十四)	△會瑞(一)
	△馬致遠(十二)	庚天錫(十四)	
	△紀天祥(六)	△王仲文(十)	
	△張國寶(三)	△楊顯之(八)	
	趙明道(二)	費君祥(一)	
	李寬甫(一)	費庚臣(三)	

省	都
<p>中</p> <p>△李好古(三)保定</p> <p>△李文蔚(十三)眞定</p> <p>侯正卿(十二)眞定</p> <p>△鄭廷玉(廿三)彰德</p> <p>陳甯甫(一)大名</p> <p>△岳伯川(二)濟南</p> <p>張時起(四)東平</p> <p>△吳昌齡(十九)西京</p> <p>△石君寶(十)平陽</p> <p>△狄君厚(一)平陽</p> <p>彭伯威(一)保定</p> <p>△荷仲賢(十)眞定</p> <p>史九山人(一)眞定</p> <p>趙文殷(三)彰德</p> <p>王廷秀(四)益都</p> <p>△康進之(二)棗州</p> <p>顧仲清(二)東平</p> <p>△李壽卿(十)太原</p> <p>于伯開(六)平陽</p> <p>△孔文卿(一)平陽</p>	<p>△王伯成(二)涿州</p> <p>梁進之(二)</p> <p>△孫仲章(二)</p> <p>李子中(二)</p> <p>△石子章(二)</p> <p>李時中(二)</p> <p>紅字李(二)(三)京兆</p>
<p>△富天挺(六)大名</p> <p>趙良弼(一)東平</p> <p>陳無妄 東平</p> <p>△喬吉甫(十二)太原</p> <p>△鄭光祖(十七)平原</p> <p>李顯卿 東平</p>	
	<p>高君瑞 眞定</p>

河南 江北 等處 行中 省 所屬	所屬
<p>趙天錫(二)汴梁 姚守中(三)洛陽</p> <p>陸顯之(一)汴梁 孟漢卿(一)亳州</p>	<p>△李真夫(十二)女真 白朴(十四)真定 △戴尙輔(五)真定 江澤民(一)真定 李進取(三)大名 △武漢臣(十)濟南 △高文秀(三二)東平 △張壽卿(一)東平 劉唐卿(二)太原 趙公輔(二)平陽 (?)李行甫(一)絳州</p>
<p>雖景臣(三)揚州</p>	
<p>孫子羽(一)揚州 張鳴善(二)揚州</p>	

江 浙 等 處 行 中 書 省 所 屬



李用之	顧廷玉	張以仁	俞仁夫	胡正臣	周文質 (四)	吳本世	沈拱	黃天澤	施惠	范居中	陳以仁 (二)	鮑天祐 (八)	沈和 (五)	△范康 (二)	△金仁傑 (七)	廖毅	建康
松江	松江	湖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汪勉之	張可久	顧德潤	錢霖	黃公望	吳朴	徐甫思	王仲元 (三)	△王暉 (三)	陸登善 (二)	△蕭德祥 (五)	△秦問夫 (五)
					慶元	慶元	松江	松江	姑蘇	平江	嘉興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詳 未

趙子祥(三)

李 郎(二)

屈產英

王思順

蘇產文

李齊賢

劉宣子

吳仁卿(四)高可道

屈子敬(五)李邦傑

△朱 凱 曹明善

高敬臣 高安道

王守中

元曲諸作家，以關，王，白，馬，（以上第一期）鄭，喬，（第二期）爲最，稱六大家。關漢卿著有六十三種，鄭光祖十九種，白朴十七種，馬致遠 王實甫十四種，喬吉甫十一種。其曲之存者見於元曲選及古今雜劇中。

元曲之體製，有嚴格之規定。體製之一般定則如左：

A 一本四折 見於百種曲中者，皆一本四折。惟趙氏孤兒一本有五折，一

折與歐人之一幕相當。毛西河詞話云：「元人造曲，則歌者舞者合作一人。使勾欄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場以四折爲

度，謂之雜劇。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或一劇，或二劇，或三四五劇，名爲院本。西廂者，合五劇而譜一事者也。然其時司唱獨屬一人，仿連廂之法，不能遞變。

B、一折一調一韻 北曲之宮調凡十有二，而雜劇中用者無過五宮四調。

黃鐘宮 二十四曲 仙呂宮 四十一曲 正宮 二十五曲

中呂宮 三十二曲 南呂宮 二十一曲 雙調 一百曲

大石調 二十一曲 越調 三十五曲 商調 十六曲

小石調 五曲 商角調 六曲 般涉調 八曲

梁廷樞曲話云：『百曲中第一折，必用仙呂點絳脣套曲；第二折多用南呂一枝花套曲，餘則多用正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等調。蓋一時風氣所尚，人人習慣其聲律之高下，句調之平仄，先已熟記於胸中，臨文時，或長

或短，隨筆而赴，自無不暢所欲言。百種曲中所見者，可列表以爲實例：

第四折	第三折	第二折	第一折	套數	宮調	
0	0	2	95	唇絳點	} 呂仙	
0	0	0	3	州甘聲入		
1	0	0	0	鼓邊裏村		
1	8	35	0	兒枝一	呂南	
16	30	13	0	兒蝶紛	呂中	
5	18	31	1	好正端	宮正	
4	2	1	0	陰花醉	鍾黃	
0	1	0	1	朝國六	} 石大	
0	0	1	0	嬌奴念		
0	12	7	0	賓賓集	調商	
1	15	6	0	鶉鷓鬪	} 調越	
0	0	1	0	台三要		
71	13	2	0	令水新	} 調雙	
1	1	1	0	養供五		
100				100	100	100

一折之中，一韻到底。韻依中原音韻之十九部韻。

C、楔子 小說之引端曰楔子，以物出物之義，謂以此事楔出彼事也。元曲

本止四折，其有餘情，難入四折者，另爲楔子，止一二小令，非長套也。

D 一人獨唱。北曲之唱者，限於一人。李笠翁謂：「賓與主對，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北曲一折，止隸一人；雖有數人在場，其曲止出一口，從無互歌迭詠之事。」（閑情偶寄）梁廷枏謂：「元曲則歌舞合於一人，一折自首至末，皆以其人專唱，非正末則正旦，唱者爲主，而白者爲賓，則連廂之法未盡變也。」（曲話）

E、題目正名。北曲之末尾，必殿以題目正名。大都爲二句或四句，由七言或八言之聯句以成。如關漢卿之竇娥冤：

題目 秉鑑持衡廉訪法

正名 感天動地竇娥冤

如白仁甫之梧桐雨：

題目 安祿山反叛干戈舉 陳元禮拆散鸞鳳侶

止名 楊貴妃曉日荔枝香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毛西河於詞話中謂：「少時觀西廂記，見每一劇末，必有絡絲娘煞尾一曲，於扮演人下場後復唱，且復念正名四句。此是誰唱誰念？至末劇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齊下場，後復有隨煞一曲，正名四句，總目四句，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連廂詞例，則司唱者在坐間，不在場上。故雖變雜劇，猶存坐間代唱之意。此種移蹤換跡，以漸轉變，雖詞曲小數，然亦考古家所當識者。」

漢宮秋爲馬致遠之傑作，西廂記爲王實甫之傑作，引之爲例，以便說明，漢宮秋之體製如左：

楔子 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零曲 家麻韻

第一折 正末唱 仙呂點絳脣套數 家麻韻

第二折 正末唱 南呂一枝花套數 尤侯韻

第三折 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套數 江陽韻

第四折 正末唱 中呂粉蝶兒套數 庚青韻

題目 沉黑江明妃青塚

正名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登場人物：

正末 漢元帝

正旦 王昭君

冲末 番王呼韓邪單于

淨 毛延壽



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遠迴廊，遠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螢，泣寒螢，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

一層進一層，婉轉流麗，絕妙好辭也！

西廂記本事以元微之之會真記爲根據。自會真記以下，凡經四變！一變而爲趙德麟之商調鼓子調，再變而爲董解元之西廂記搦彈詞，三變而爲元之北曲西廂記，四變而爲明之南曲西廂記。變遷之跡，可以左例明之：

(會真記)

元微之

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

(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趙德麟

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



「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容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尤瑩於茵席而已。

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尤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之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尤瑩於茵席而已。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董解元西廂

(大石調)(玉翼蟬)蟾宮客，赴帝闕，  
相送臨郊野。恰俺與鶯鶯鶯，暫相  
守，被功名使人雜缺好緣業，空悵悵，  
頻嗟嘆，不忍輕離別，早是恁悽悽涼  
涼，受煩惱，那堪值暮秋時節！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  
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  
嫦娥至。玉困花柔羞拭淚，端莊妖嬈，  
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  
尤在妝留臂。」

王實甫西廂

(第三折)

(夫人，長老上云)

今日送張生赴京，十里長亭，安  
排下筵席。我和長老先行，不見張生，  
小姐來到。

雨兒乍歇，向晚風如懷冽，那聞得衰柳蟬鳴，悽切。未知今日別後，何時重見也？衫袖上，盈盈搵淚不絕。幽恨眉峰暗結，好難割捨。縱有千種風情，何處說！

〔尾〕莫道男兒心如鐵石，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

〔黃鐘宮〕〔出隊子〕

〔尾〕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

中篇 戲曲

〔旦末，紅同上〕〔旦云〕

今日送張生上朝取應，早是離人傷感，况值那暮秋天氣，好煩惱人也呵！悲歡聚散一杯酒，南北東西萬里程。

〔正宮〕〔端好〕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一九

離得遠如一步也。

(仙呂調) (點絳脣纏令) 美滿  
生離，據鞍兀兀離腸痛！舊歡新寵，變  
作高堂夢。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西  
風送，戍樓寒重，初品梅花弄。

(瑞蓮兒) 衰草淒淒一徑通，丹楓  
索索滿林紅。平生蹤跡無定著，如斷  
蓬，聽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

(風吹荷葉) 憶得枕鴛鴦，今宵  
管半壁兒沒用。觸目悽涼千萬種，見  
滴流流的紅葉，淅零零的微雨，率刺

(旦唱)

(四邊靜) 霎時間，杯盤狼藉，車兒  
投東，馬兒向西，兩意徘徊，落日山橫  
翠！知他今宵宿在那裏？有夢也難尋  
覓！

(旦唱)

(一煞)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  
淡煙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

刺的西風！

(尾) 驢鞭半囊，吟肩雙聳，休問離  
悲輕重，向箇馬兒上駝也駝不動。

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爲甚麼懶上車  
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紅去) 夫人去好一會姐姐，  
咱家去(旦唱)

(收尾) 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  
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  
兒如何載得起！

左表：  
北曲之西廂記，前四本爲王實甫原作，後一本爲關漢卿續編，其體裁如

第一本 張君瑞借道場雜劇

楔子

夫人

正旦唱

仙呈賞花時么篇

東鍾韻

中篇 戲曲

二

第一折 正末唱 仙呂點絳脣套數 先天韻

第二折 正末唱 中呂粉蝶兒套數 江陽韻

第三折 正末唱 越調鬪鶻鶻套數 庚青韻

第四折 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套數 蕭豪韻

題目 老夫人閑春院 崔鶯鶯燒夜香

正名 小紅娘傳好事 張君瑞鬧道場

第二本 崔鶯鶯夜聽琴雜劇

楔子 正旦唱 仙呂入聲甘州套數 眞文韻

第一折 惠明唱 正宮端正好套數 監咸韻

第二折 紅娘唱 中呂粉蝶兒套數 庚青韻

第三折 正旦唱 雙調五供養套數 歌戈韻

第四折 正旦唱 越調鬪鶻鶻套數 東鍾韻

題目 張君瑞破賊計 莽和尚生殺心

正名 小紅娘畫請客 崔鶯鶯夜聽琴

第三本 張君瑞害相思雜劇

楔子 紅娘唱 仙呂賞花時 廉纖韻

第一折 紅娘唱 仙呂點絳脣套數 支思韻

第二折 紅娘唱 中呂粉蝶兒套數 寒山韻

第三折 紅娘唱 雙調新水令套數 家麻韻

第四折 紅娘唱 越調鬪鶻鶻套數 侵尋韻

題目 老夫人命醫士 崔鶯鶯寄情詩

正名 小紅娘問湯藥 張君瑞害相思

第四本 草橋店夢鶯鶯雜劇

楔子 紅娘唱 仙呂端正好 江陽韻

第一折 正末唱 仙呂點絳脣套數 皆來韻

第二折 紅娘唱 越調鬥鶻鶻套數 尤侯韻

第三折 正末唱 正宮端正好套數 齊微韻

第四折 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套數 車遮韻

題目 小紅娘成好事 老夫人問由情

正名 短長亭斟別酒 草橋店夢鶯鶯

第五本 張君瑞慶團圓雜劇

楔子 正旦唱 仙呂賞花時 皆來韻

第一折 正末旦 商調集賢賓套數 尤侯韻



第二折 正末唱 中呂粉蝶兒套數 支思韻

第三折 紅娘唱 越調鬪鶻鶻套數 眞文韻

第四折 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套數 魚模韻

題目 小琴童傳捷報 崔鶯鶯寄汗衫

正名 鄭伯常干捨命 張君瑞慶團圓

登場人物：

(正末) 張君瑞

(外) 老夫人

(淨) 法本 鄭恒

(正旦) 崔鶯鶯

(旦徠) 紅娘

(俚) 歡郎 琴童

(雜色) 惠明 孫飛虎 杜將軍 法聰 衆僧 卒子

此曲爲抒情佳品，其述男女悲歡離合之情，多波瀾，多變化，無不恰到佳處。如：

「(越調) (拙魯速) 對著盞碧熒熒短檠燈，倚著扇，冷清清舊幃屏，燈兒又不明，夢兒又不成！窗兒外淅零零的風兒，透疏檯，忒楞楞的紙條兒鳴，枕頭兒上孤另，被窩兒裏寂靜，儻便是鐵石人，鐵石人也動情！」

又如：

「(天淨紗) 莫不是步搖得寶髻玲瓏？莫不是裙拖得環珮玎玲？莫不是鐵馬兒簷前驟風？莫不是金鈎雙控吉玎璫敲響簾櫳？」

(調笑令) 莫不是梵王宮夜撞鐘？莫不是疏竹瀟瀟曲檻中？莫不是牙尺剪刀聲送？莫不是漏聲長滴響壺銅？潛身再聽在牆東，元來是近西廂。

理絲桐？

（禿廝兒）其聲壯似鐵騎刀鎗兀兀，其聲幽如落花流水溶溶，其聲高似風清月朗鶴唳空，其聲低似聽兒女語小窗中喁喁。

（聖藥王）他那裏思不窮，我這裏意已通。嬌鸞雛鳳失雌雄，他曲未終，我意轉濃，爭奈伯勞飛燕各西東，盡在不言中！

又如：

「（沈醉東風）不見時準備著千言萬語，得相逢都變做短歡長嘯！他急穰穰卻纔來，我羞答答怎生覷？將腸中愁，恰恃申訴；及至相逢，一句也無，剛道箇先生萬福！」

皆能沁入人心，使人百讀不厭。

元雜劇之視前代戲曲之進步，蓋有二端：一宋雜劇中用大曲者幾半；大

曲之爲物遍數雖多，然通前後爲一曲，其次序不容顛倒，而字句不容增減，格律至嚴，故其運用亦頗不便。其用諸宮調者，則不拘於一曲，凡同在一宮調中之曲，皆可用之。顧一宮調中，雖或有聯至十餘曲者，然大抵用二三曲而止，移宮換韻，轉變至多，故於雄肆之處，稍有欠焉。元雜劇則不然，每折易一宮調，每調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其視大曲爲自由，而較諸宮調爲雄肆。且於正宮之端正好等十四曲，皆字句不拘，可以增損，此樂曲上之進步也。其二則由敘事體而變爲代言體也。宋人大曲，就其現存者觀之，皆爲敘事體。金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而其大體只可謂之敘事。獨元雜劇於科白中敘事，而曲文全爲代言，雖宋金時或當已有代言體之戲曲，而就現存者言之，則斷自元劇始，不可謂非戲曲上之一大進步也！

繼北曲而作者則有南曲，亦戲曲上之一大進步。蓋元劇大都限於四折；

且每折限一宮調，又限一人唱，其律至嚴，不容踰越；故莊嚴雄肆，是其所長，而於曲折詳盡，猶其所短也。至南曲始除此限制，一劇無一定之折數，一折無一定之宮調，且不獨數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數色合唱一曲。戲曲之運用，更輕而易舉矣。

南曲之淵源於宋，殆無可疑。惟其進步之過程，則無可攷。吾輩所知者，元季已有此種南戲耳。然其淵源所自，或反古於元雜劇。即就其曲名分之，其出於古曲者，亦較北曲爲多。南曲始於何時，未有定說。據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以余所攷，則南戲當出於南宋之戲文，與宋雜戲無涉。惟其與溫州相關，則不可誣也。」案周密癸辛雜志別集上，紀溫州樂清縣楊髡之黨……旁觀不平，乃撰爲戲文以廣其事。又撰琵琶記之高則誠，亦溫州永嘉人。葉盛蓁竹堂書目有東嘉韞玉傳奇，則宋元戲文大都出於溫州。

南曲之著稱者，推荆劉拜殺四大曲及琵琶記、荆釵記、明寧獻王撰，以劉知遠爲主人公之白兔記，不知撰人。拜月亭、明王元美、何元朗、臧晉叔等皆以爲元施君美所撰，然亦有可疑之點。殺狗記、明初徐鉉撰，作琵琶者，人人皆知其爲高則誠，然其名則或以爲高拭，然其名則或以爲高明，其字則或以爲則誠，或以爲則成。

五曲之中，尤以拜月琵琶爲尤著。明人何元朗、臧晉叔、沈德符等皆尊拜月而抑琵琶。藝苑卮言則尊琵琶記而抑拜月亭：

『琵琶記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謂勝琵琶，則大謬也。中間雖有一二佳曲，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裨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

王國維亦推尊琵琶，謂：『拜月佳處，大都蹈襲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

雜劇，但變其體製耳。明人罕觀關劇，又尙南曲，故盛稱之。至琵琶則獨鑄偉詞，其佳處殆兼南北之勝。」

南曲與北曲大不相同，其不同之點凡四：

(一) 音韻上之不同——北曲之韻，已如前述。其無入聲與平聲之不分陰陽，皆爲其特點。李笠翁閒情偶寄云：「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北字近於麤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悉多嬌媚，便施窈窕之人。」要之我國地域廣大，語言素不統一，南曲北曲用韻之不同，猶南北官話之不同也。

(二) 樂律上之不同——唐之教坊俗樂凡二十八調，宋十八調，元十七調，中原音韻於各調，有細評，如左：

「大凡聲音各應於律呂，分於六宮十一調，共計十七宮調。」

唱

仙呂宮

清新綿邈

南呂宮

感嘆傷悲

中呂宮

高下閃賺

黃鐘宮

富貴纏綿

正宮

惆悵雄壯

道宮

飄逸清幽

大石調

風流醞藉

小石調

旖旎嫵媚

高平調

條拘滉漾

般涉調

拾掇坑塹

歇指調

急併虛歇



商角調 悲傷婉轉

雙調 健捷激裊

商調 悽愴怨慕

角調 嗚咽悠揚

宮調 典雅沈重

越調 淘寫冷笑

欽定曲譜列北曲十二調，南曲十三調，如左：

北曲十三曲

南曲十三調

黃鍾宮 二十四曲

仙呂宮 九十二曲

正宮 二十五曲

羽調 九曲

大石調 二十一曲

正宮 六十四曲

小石調	五曲	大石調	十八曲
仙呂宮	四十一曲	中呂宮	七十四曲
中呂宮	三十二曲	般涉調	一曲
南呂宮	二十一曲	南呂宮	百十七曲
雙調	百曲	黃鍾宮	五十二曲
越調	三十五曲	越調	五十七曲
商調	十六曲	商調	六十四曲
商角調	六曲	小石調	一曲
般涉調	八曲	雙調	三十九曲
		仙呂入雙調	九十一曲

主龔州藝苑卮言比較南北曲之聲調，謂「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

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方在弦，南方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南氣易粗，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之語。」臧晉叔駁之曰：

「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卮言之論曲，有曰：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弦；南曲字多而聲調繁，其力在板。夫北之被弦索，猶南之合簫管，擢藏掩抑，頗足動人，而音亦嫵嫵，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主，是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弦，亦謂南方在管，可乎？惜乎元美之未知曲也。」

(三) 體製上之不同：

(A) 齣數無限制——南曲之齣數與北曲之折相當。北曲限於四折，南曲則齣數無限制，且每齣必題名。

(B) 每齣不限一韻，又可換韻。

(C) 破元曲一人獨唱之例——毛西河詞說云：『至元末明初，改北曲爲南曲，則雜色人皆唱，不分賓主。』

(D) 楔子之廢除——北曲有楔子，南曲則除去之。惟第一齣，稱開場或稱家門，申說一篇之大意。

(E) 題目正名改爲下場詩。

(四) 脚色上之不同——北曲分正末、正旦、外淨、付末、旦僚、副旦，爲七。(女裝者曰花旦)南曲則分生、旦、外、老旦、淨、丑、末、貼旦八色。後世更加以「小生、副淨」合爲十。

後起之南曲，有邱瓊山之五倫全備記、鄭虛母之玉玦記、張伯起之紅紉記、王弇州之鳴鳳記、屠長卿之綵毫記、梁伯龍之浣沙記、梅禹金之玉盒記。其

爲有明一代之戲曲作者，則有湯臨川之玉茗堂四夢、紫釵記、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其後則有阮大鍼之春燈謎、燕子箋。至清代則有洪昇之長生殿、孔尚任之桃花扇、李笠翁之十種曲、蔣藏園之紅雪樓九種曲。

南曲中之佳作，前推琵琶記，後推還魂記。茲引以爲南曲之例。琵琶記之體例如左：

- |      |      |      |      |
|------|------|------|------|
| 第一齣  | 副末開場 | 第二齣  | 高堂稱慶 |
| 第三齣  | 牛氏規奴 | 第四齣  | 蔡公逼試 |
| 第五齣  | 南浦囑別 | 第六齣  | 丞相教公 |
| 第七齣  | 才俊登程 | 第八齣  | 文場選士 |
| 第九齣  | 臨粧感嘆 | 第十齣  | 春宴杏園 |
| 第十一齣 | 蔡母嗟兒 | 第十二齣 | 奉旨招婿 |

第十三齣 官媒議婚

第十四齣 激怒當朝

第十五齣 金閨愁配

第十六齣 丹陛陳情

第十七齣 義倉賑濟

第十八齣 再報佳期

第十九齣 強就鸞鳳

第二十齣 勉食姑嫜

第二十一齣 糟糠自厭

第二十二齣 琴訴荷池

第二十三齣 代嘗湯藥

第二十四齣 宦邸憂思

第二十五齣 祝髮買葬

第二十六齣 拐兒給誤

第二十七齣 感格墳成

第二十八齣 中秋賞月

第二十九齣 乞丐尋夫

第三十齣 矚問哀情

第三十一齣 幾言諫父

第三十二齣 路途勞頓

第三十三齣 聽女迎親

第三十四齣 寺中遺像

第三十五齣 兩賢相違 第三十六齣 孝婦題真

第三十七齣 書館悲逢 第三十八齣 張公遇使

第三十九齣 散髮歸林 第四十齣 李旺回話

第四十一齣 風木餘恨 第四十二齣 一門旌獎

登場人物：

生 蔡生 旦 趙五娘

外 蔡公牛太師 貼旦 牛氏

淨 蔡母 丑 李旺 惜春

末 張太公 副末 開場

琵琶記之始末，略見於第一齣副末開場：

(問內科) 且問梨園子弟，今日敷演誰家故事？那本傳奇？(內應科) 三

不從琵琶記

(副云)元來是這本傳奇待小子略道幾句家門便見戲文大意

(中呂慢詞)(沁園春)趙女姿容，蔡邕文業，兩月夫妻，奈朝廷黃榜，徧招賢士，高堂嚴命，強赴春闈。一舉鰲頭，再婚牛氏，利縮名牽竟不歸。饑荒歲，雙親俱喪，此際實堪悲，堪悲！趙女支持，翦下香雲送舅姑，把麻裙包土，築成墳墓。琵琶寫怨，逕往京畿。孝矣伯喈，賢哉牛氏，書館相逢最慘悽。重廬墓一夫一婦，旌表門閭。

琵琶記之曲文，自昔皆以如神來之筆，如南浦囑別之：

『仙呂引子(鷓鴣天)(生)萬里關山萬里愁！(旦)一般心事一

般愁！(生)桑榆暮景應難保，客館風光怎久留？(生下)(旦)他那

裏漫凝眸，正是馬行十步九回頭！歸家只恐傷親意，閣淚汪汪不敢流！



纔斟別酒淚先流

郎上孤舟妾倚樓

片帆漸遠皆回首

一種相思兩處愁

其寫別情依依，可與西廂哭宴名句「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相敵，調中

最警策之處，推喫糖一節

一（商調過曲）（山坡羊）（旦）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遠迢迢不回來  
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煩的二親，軟怯怯不濟事的孤身，已衣盡典，寸絲不掛體！  
幾番拚死了奴身，已爭奈沒主，公婆誰看取？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不  
不，災共危！

（旦）奴家早上安排些飯與公婆喫，豈不欲買些鮭菜，爭奈無錢去買。  
誰想婆婆抵死埋怨，只道奴家背地自喫了甚麼東西，咳！不知奴家喫的  
是米膜糠糍，又不敢教他知道，便使他埋怨殺了我，也不敢分說，真箇好

苦也！

(前腔) (旦) 酸溜溜難窮盡的珠淚！亂紛紛難寬解的愁結骨崖崖，難扶持的病身！戰兢兢難捱過的時和歲！這樣，我待不喫他呵，教奴怎忍饑待吃他呵，教奴怎生喫？思量起來，不若奴先死，圖得不知他親死時！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不，災共危！

(旦喫糠嘔吐介)

(雙調過曲) (孝順兒) (旦) 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尙兀自牢啞住。糠呵，你遭糞，被春杵，篩你，簸揚你，喫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喫著苦味，兩苦相遭，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 (旦) 糠和米，本是同倚依，卻遭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便是米呵！米在他鄉沒處尋，奴家便是糠呵，怎地

把糠來救得人饑餒，好似兒夫出去，怎地教奴供養得公婆甘旨！

(前腔) (旦) 思量我生無益，便死不值甚的，倒不如忍饑死了爲怨鬼，只是公婆老年紀，靠奴家共依倚，只得苟活片時！片時苟活雖容易，到底日久也難相聚！漫把糠來相比，這糠尙有人喫，奴的骨頭，知他埋在何處？

(外扮蔡公淨扮蔡母潛上) 媳婦，你在這裏喫甚麼？(旦) 奴家不會喫甚麼？(淨) 搜看。(介) 這是什麼東西？(旦) 呀！婆婆，這東西你喫不得的！

(前腔) (旦) 這是穀中膜，米外皮。(外) 這是糠，你要他做什麼？(旦) 將來餵餼堪療饑。(淨) 這糠只好喂豬狗，如何自喫？(旦) 嘗聞古賢書：狗彘食人食，那糠雖不中喫，也強如草根樹皮。(外淨) 這樣苦澁的東西，怕不咽壞了你！(旦) 齧雪吞飢，蘇卿猶健；餐松食柏，倒做得神仙侶。這糠呵，縱然

噢些何慮（淨）媳婦，我只不信這糠糍，你如何便喫得下。（旦）咳，爹媽休疑，奴須是你孩兒的糟糠妻室！

（外淨夾介）媳婦，你原來背地裏，如此受苦，我卻錯埋怨了你兀的不痛殺我也！

先哲評論琵琶，多取以與西廂並論，胡元瑞謂：「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陵之作也。」陳眉公謂：「西廂琵琶，譬之畫圖，西廂是一幅著色牡丹，琵琶是一幅水墨梅花，西廂是一幅艷粧美人，琵琶是一幅白衣大士。」湯臨川謂：「西廂記都在性情上著工夫，並不以詞調巧倩見長。」毛聲山謂：「西廂之情，則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之情也；琵琶之情，則孝子賢妻，敦論重誼，纏綿緝惻之情也。」

牡丹亭還魂記，湯顯祖所撰，顯祖字若士，又字義仍，臨川人，通稱湯臨川。

其所著玉茗堂四夢，以還魂記爲最。還魂記力寫愛情，爲其特識。靜志居詩話云：「義仍填詞，妙絕一時，語雖斬新，源亦出於關、馬、鄭、白。其牡丹亭曲本，尤眞摯動人。人或勸之講學，荅曰：諸公所講者性，僕所言者情也。」

還魂記全篇五十五齣，目次及人物如左：

- |      |    |      |    |       |    |
|------|----|------|----|-------|----|
| 第一齣  | 標目 | 第二齣  | 言懷 | 第三齣   | 訓女 |
| 第四齣  | 腐歎 | 第五齣  | 延師 | 第六齣   | 悵眺 |
| 第七齣  | 閨塾 | 第八齣  | 勸農 | 第九齣   | 肅苑 |
| 第十齣  | 驚夢 | 第十一齣 | 慈戒 | 第十二齣  | 尋夢 |
| 第十三齣 | 訣謁 | 第十四齣 | 寫眞 | 第十五齣  | 虜課 |
| 第十六齣 | 詰病 | 第十七齣 | 道硯 | 第十八齣  | 診崇 |
| 第十九齣 | 牝賊 | 第二十齣 | 悼癘 | 第二十一齣 | 謁遇 |

- |       |    |       |    |       |    |
|-------|----|-------|----|-------|----|
| 第二十二齣 | 旅寄 | 第二十三齣 | 冥判 | 第二十四齣 | 拾畫 |
| 第二十五齣 | 憶女 | 第二十六齣 | 玩真 | 第二十七齣 | 魂遊 |
| 第二十八齣 | 幽媾 | 第二十九齣 | 旁疑 | 第三十齣  | 懽撓 |
| 第三十一齣 | 繕備 | 第三十二齣 | 冥誓 | 第三十三齣 | 祕議 |
| 第三十四齣 | 詞藥 | 第三十五齣 | 回生 | 第三十六齣 | 婚走 |
| 第三十七齣 | 駭變 | 第三十八齣 | 淮警 | 第三十九齣 | 如杭 |
| 第四十齣  | 僕偵 | 第四十一齣 | 耽試 | 第四十二齣 | 移鎮 |
| 第四十三齣 | 禦淮 | 第四十四齣 | 急難 | 第四十五齣 | 寇間 |
| 第四十六齣 | 折寇 | 第四十七齣 | 圍釋 | 第四十八齣 | 遇母 |
| 第四十九齣 | 淮泊 | 第五十齣  | 鬧宴 | 第五十一齣 | 榜下 |
| 第五十二齣 | 索元 | 第五十三齣 | 硬拷 | 第五十四齣 | 聞喜 |

第五十五齣 圓駕

登場人物

生 柳夢梅 旦 杜麗娘

外 杜公 老旦 杜母

末 陳最良 貼旦 春香

丑 韓子才 淨 番王 道姑

還魂記中之佳曲，推驚夢一段：

「（遠地遊）（旦上）夢回鶯轉，亂煞年光徧，人立小庭深院。（貼）

炷盡沈煙，拋殘繡線，恁今春關情似去年。（鳥夜啼）（旦）曉來望斷

梅關，宿粧殘。（貼）儻側，著宜春髻子，恰憑闌。（旦）剪不斷，理還亂，悶

無端！（貼）分付催花鶯燕借春看。（旦）春香，可會叫人掃除花徑？（

貼) 分付了。(旦) 取鏡臺衣服來。(貼取鏡臺衣服上) 雲髻罷梳還

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鏡臺衣服在此。

(步步嬌) (旦) 裏晴絲吹來間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晌，整花鈿，沒

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衫雲偏。(行介) 步香闥，怎便把全身現！(貼

) 今日穿插的好。

(醉扶歸) (旦) 懶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艷晶晶花簪八寶填。

可知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提防沈魚落雁鳥

驚竄，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顛。(貼) 早茶時了，請行。(行介) 懶看畫

廊金粉半零星，池館蒼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繡襪，惜花疼煞小金鈴。(

旦)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皂羅袍) 原來姹紫嫣紅開徧，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



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爺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飛暮捲，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般，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貼）是，花都放了，那牡丹還早。

（好姐姐）（旦）徧青山，唬紅了杜鵑，荼蘼外，煙絲醉軟。春香呵，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貼）成對兒，鶯燕呵！（合）問凝眸，生生燕語明如翦，嚶嚶鶯歌溜的圓。（旦）去罷！（貼）這園子委是觀之不足也。

（旦）提他怎的？（行介）

（隔尾）觀之不足他縫，便賞徧了十二亭臺，是枉然！到不如興盡回家，間過遣。

北曲至明代已衰，南曲至明中葉變而爲崑曲，兩村曲話述歌曲之沿革

「北曲不諧於南，而始有南曲。南曲則大備於明。明時雖有南曲，祇用絃索官腔。至嘉隆間，崑山有魏良輔者，乃漸改舊習，始備衆樂器而劇場大成。至今遵之。所謂南曲，卽崑曲也。」

崑曲至清乾隆時，變而爲四大徽班。崑曲遂衰。徽調而後，於南則有二黃，慶於黃岡黃坡兩縣。於北則有梆子，產於山陝。二黃之調緩，以胡琴爲主。梆子之調急，以梆子爲主。二黃圓穩，宜於文戲。梆子豪壯，宜於武戲。其扮演之角色如左：

生，外，末，小生……………男

旦，老旦，花旦……………女

淨，副淨，丑……………花臉（男女均可）

戲曲之進步，至南北曲而曲之結構已完成，至崑曲而戲之搬演已周密。

崑曲之支流則有徽班二黃梆子等調。南北曲之支流則有北方流行之小曲。小曲之歷史，自明初至今，近五六百年。與崑曲同盛於乾隆時，今尚盛行於直隸山東諸地。小曲可分爲四類：一、雜曲，二、雜調，三、雜調，四、岔曲。

甲、雜曲——南北曲由結構上可分爲二支：一、雜劇與傳奇，一、小令與散套。一、雜劇——與「傳奇」之歌法，由絃索的北詞而南戲而海鹽腔而弋陽腔。而崑山之水磨調，中經如許變遷，格式則無變化。「小令」與「散套」則以歌法不合時俗，格式遂生改變。雜曲與南北曲之分離，約在明初。明代之雜曲如下：

山坡羊，數落山坡羊，瑣南枝，傍妝台，耍孩兒，乾荷葉，駐雲飛，羅江怨，寄生草，哭皇天，桂枝兒，——淵源於南北曲

泥捏人，鞋打卦，熬鬚髻，粉紅蓮，鬧五更，桐城歌，銀絞絲，打棗乾，玉娥郎

清代之雜曲如下

出於北曲者——油葫蘆，寄生草，哭皇天，乾荷葉，朝天子，鴈兒落，折桂令，治美酒，清江引。

出於南曲者——桂枝香，傍妝台，滿江紅，挂真兒，一江風，繡帶兒，羅江怨，懶畫眉，水仙子，太平歌，好事近，駐雲飛，耍孩兒，越恁好，千秋歲，醉太平，孝順歌，瑣南枝，江兒水，倒拖船。

創作者——永清歌，進獻詞，萬壽祝，吉祥草，祝壽歌，壽鄉詞，萬年歌，北疊落金錢，南疊落金錢，疊落金錢尾，剪靛花，滿州剪靛花，剪靛花尾，重重續，重重續尾，劈破玉，雙劈破玉，倒搬梁，疊字犯，南鑼兒，螺螄轉，疊斷橋，揚州歌，王大娘，兩句半，九連環，帶都魯，林梢月。

明代雜曲之盛衰，可於沈德符之野獲編見之。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妝台，山坡羊之屬，今所傳泥渥人及鞋打卦，熬鬆髻三闋，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絞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挂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向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又有山坡羊者，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充絃索北調。他此則明代玉熙宮之玉娥郎曲，流傳民間，稱四景玉娥郎，至清代同光間，尙有存者。至明代盛行之乾荷葉，哭皇天，桐城

歌鞋打卦泥捏人及熬鬚髻則至清而絕。鬧五更則脫化爲南北流行之五更調，銀絞絲則混入劇本而爲探親相罵。寄生草則盛行於乾隆時，變調有六七種，作品佔霓裳讀譜之半。

雜曲之格式，多有一定，間亦有完全解放者如寄生草則同於北曲。

「多丰韻，忒稔色。怎時相見教人害，霎時不見教人怪。些兒得見教人愛，今宵同會碧紗厨，何時重解香羅帶。」——北西廂記。

心腹事兒常常夢，醒後的淒涼，更自不聞。欲待成夢，——難成夢。恨那薄倖的郎，你若在時，又何必夢！我將這箇窗戶洞兒，一箇，——一箇，——一箇遮住，莫教那月兒照明。歎氣入羅幃，似這等煨不暖的紅綾，可怎不教人心酸痛！偏與那不做美的風兒，吹的簷前鐵馬兒動。——雜曲。

桃葉，桃葉兒心改變。杏葉，杏葉兒想團圓。竹葉兒尖，相思害的實可難。藤

葉兒牽牽，連連割不斷，茶葉兒清香，流落在外邊。荷葉兒說藕斷——藕斷絲不斷，斷藕絲不斷——雜曲。

欲寫情書，我可不識字。煩箇人兒——使不的，無奈何畫幾箇圈兒爲表記。此封書爲有情人知此意，單圈是奴家，雙圈是你，訴不盡的苦，一溜圈兒圈下去；——溜圈兒圈下去。——雜曲。

如南疊落金錢，則自創一格。

「金風颯颯送新涼，金風颯颯送新涼；梧桐葉落，柳將黃。秋來呀，園林到處淒——淒涼。況庭院無人月滿窗，庭院無人月滿窗；夜深閉戶，寶篆細焚香。空幃內，影兒與我相——相倚傍。香閨寂寞漏偏長，香閨寂寞漏偏長；托腮無語對銀缸，重疊疊情絲兒只在我心——心頭上。斜倚枕憶蕭郎，斜倚枕憶蕭郎，去後音書無半行；誰憐你，蕭條客館，無限悲——悲秋狀！」

乙雜調——雜調之得名，多由於彼之發源地如

湖廣調——產生於湖廣行省。

隸津調——利津縣所產。利津今屬山東之濟南道。

獨柳調——產行於直隸靜海縣獨流鎮。

河南調——產生於河南。

邊關調——產生於直隸山西長城附近。

北河調——未詳

灘黃調——吳縣一帶流行

黃瀝調——未詳

單黃瀝調——未詳

雙黃瀝調——未詳



黃瀝調尾——未詳

盤香調——未詳

馬頭調——未詳

靠山調——未詳

各調起於何時？已無可攷。乾隆時，黃瀝調較爲盛行。道光時，則馬頭調繼之。京塵雜錄有云：『京城極重馬頭調，遊俠子弟必習之，硜硜然，斷斷然，幾與南北曲同。』繼之則有靠山調。雜調不如雜曲之有規則。惟黃瀝調有一定之格式如左：

『熨斗兒，熨不開滿面愁象。快刀兒，割不斷心長意長。算盤兒，打不開思想愁賬。鑰匙，開不開我眉頭鎖。汗巾兒，止不住我淚兩行。

半推窗，半掩窗，凭闌懸望。半是思郎，半是恨郎，意惹情傷。半如痴，半如醉。

淒涼情況，半邊衾枕半邊冷，半點音書無半行。

小伴讀，女中郎，陪小姐朝朝隨傍，對菱花打扮，異樣端莊，烏雲巧挽，帕弩

玉簪，蟠龍形象，梳洗已畢往外走，去見先生陳最良。

丙、西調——西調非詞非曲，震鈞天咫偶聞云：『舊日鼓辭有所謂子弟書者，

始創於八旗子弟，其詞雅馴，其聲和緩，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分。西調尤緩

而低一韻，縈紆良久，此等藝內城士大夫多擅場，而警人其次也。今已頓

絕。』西調蓋起於明代，乾隆時大盛，霓裳續譜中有二百闋左右，今則已

成「廣陵散」矣。

西調蓋有左列之三式：

(一) 展花箋，寫情書，高一聲長歎，心非慟，淚淋漓，左一行不乾，右一行

不乾，阻隔在地北天南，紙筆上難傳，癡心一片，苦心一片，欲待要萬語千

言——又怕你心酸，我更心酸。倘若是草草完篇，——又辜負你盼想一番，指望一番。心腹事，欲說——又難。不說——更又難。會佳期，不在今年，定在來年，定在來年。千里心懸，縱有書信見面，不如人見面，不如人見面。

書離懷，寄情詞，思一行征雁，無一行征雁。腰肢瘦，不勝衣，怯一種春寒，捱一種春寒。人去，幾時還？只落得一聲長歎，一聲短歎。猛想起幽歡，敘一段牽連，寫一段牽連。情寂寂，垂首無言；顰一寸眉尖，蹙一寸眉尖。惜春去，凭一回畫闌，倚一回畫闌。待月來，捲一半珠簾，——放一半珠簾。眼望將穿，等一日信斷，盼一日信斷。——盼一日信斷。

染霜毫，題恨詞，濃一行墨色，淡一行墨色。攢錦字，砌迴文，識一段離懷，思一段離懷。別去，人在天涯，你遺下一番恩，在一番情在。影雲深，夢斷陽臺。盼一紙書來，無一紙書來。翠陰陰，竹護庭階，緊一陣風篩，慢一陣風篩。宕

芳塵步一回蒼苔，立一回蒼苔，凭畫闌，兜一隻繡鞋，撒一隻繡鞋，——撒一隻繡鞋，愁悶滿懷，緊一股羅帶，鬆一股羅帶，——鬆一股羅帶。

(2) 熱撲撲的情合意，生擦阻隔離，懇切切的書信，兒無人寄，悶懨懨懷，由不得我狐疑，癡狀狀的癡心，盼想着歸期，眉蹙蹙把頭低，淚盈盈濕透衣，——淚盈盈濕透衣，痛哀哀委曲煞我，誰憐恤，——痛哀哀委曲煞我，誰憐恤？

怕春去，——春偏去，恨秋來，——秋又來，春花秋月今何在？嬌豔豔花兒雨打風催，明朗朗月兒霧鎖雲埋，花落滿庭階，璧月久未開，——璧月久未開，這都是傷春惹下悲秋債，——傷春惹下悲秋債！

玉連環驚兩斷，半沉滄海，半懸天，我二人好似辰鈞把月兒盼，美佳期怎得週全！好姻緣不得穀團圓，縱團圓，不能長遠，見一番，別一番，病兒只有

增添——病兒只有增添。愁對菱花，芳容消瘦了多一半，——芳容消瘦了多一半。

(3) 因他消瘦，征鴻幾度書未修。離愁想思病怕黃昏後。春山翠黛銷，秋波淚暗流。思憂重門扣，夜雨收。冰肌損，不耐秋。一陣陣西風吹來，暗數更籌。巫山夢裏求。只落得鴛鴦錦帳冷，芙蓉繡枕幽。盼一紙書回，平安字望斷雙眸。平安字望斷雙眸。懶上妝樓，淚珠滴透衣衫袖。——淚珠滴透衣衫袖。

芳魂逐飛燕，幾度登樓望雲山。聽啼鶯，鳥聲惹得添哀怨。綠映塔前樹，紅消鏡裏顏。可憐愁默默，恨綿綿。蜂遊戲，紛蝶翻。一番一番，虛度芳年，瘦臉淚常懸。怎禁得孤燈下，剩枕邊。總有那知情密語，好夢難傳。——好夢難傳。愁腸萬轉，這人多半生交變。——這人多半生交變。

下。岔曲——岔曲，有謂出於清初軍中之凱歌，有謂「岔」卽「煞」之誤寫，與南北曲有關，難以確定。

曲中，如慢岔、數岔、西岔、起字岔及垛字岔，均無定式。平岔中間有定式者如左：

我好似蜻蜓，我好似柳容，我好似一彎新月被雲蒙，我好似楊花西復東，我似水面上的浮萍無倚靠，我好似簷前鐵馬兒動，我好似半明不滅一盞孤燈。

月滿闌干，款步進花園，慢閃秋波四下下裏觀，觀不盡敗葉飛空百花殘，猛聽得天邊孤雁聲嘹唳，霎時間月被雲遮，光明不得見，似這等人兒不能周全，那月兒怎得圓！

秋雨聲，那芭蕉葉兒鳴，昏昏慘慘，案上的燈，好教我翻來覆去睡不寧，好

難熬的淒涼夜聽不見的誰樓上把鐘——鐘聲送偏偏那報曉的金雞兒  
不打鳴。

## 第十章 文學(四)——平民文學(下)

太古草昧之世神話與傳說已產生於民衆之間。故溯小說之源，上可至有文字以前；至遲亦可上溯春秋戰國諸子時代。魯迅之中國小說史略，上述莊列以及山海經、神異經之流，中述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以及世說新語之流，蓋溯流以求之也。愚以爲唐以前僅有類似小說之作品，未可目之爲小說。其略具小說之規模，蓋自唐代之傳奇文始。洪容齋云：「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

唐人小說，雖未從事於搜奇記逸，然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之始有意爲小說。胡應麟云：「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



小說以寄筆端。』此類文字，當時或爲叢集，或爲單篇，大率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時亦近於誹諧，故論者每譽其卑下，貶之曰傳奇，以別於韓柳輩之高文。世間則甚風行，元明人多本其事以作雜劇式傳奇，影響遂及於曲。』

傳奇小說可分之爲四類：

(一) 別傳——史外逸聞

李衛公別傳， 李林甫外傳， 東城老父傳， 高力士傳， 梅妃傳，

長恨歌傳。

(二) 劍俠——俠男女之武勇談

虬髯客傳， 紅線傳， 劉無雙傳。

(三) 艷情——佳人才士之艷事

霍小玉傳， 李娃傳， 章台柳傳， 會真記， 遊仙窟。

(四) 神怪——神仙道釋妖怪談

柳毅傳， 杜子春傳， 南柯太守傳， 枕中記， 非烟傳， 離魂記。

A 一別傳

東城老父傳

唐陳鴻撰

長恨歌傳

陳鴻少學爲史，貞元二十一年登太常第。在長安時，嘗與白居易爲友，爲

長恨歌作傳，追述開元中楊妃入宮以至死蜀本末，法與賈昌傳相類。即元白

仁甫梧桐雨，明屠長卿綵毫記，吳世美驚鴻記，清洪昇長生殿傳奇之所本也。

東城老父傳，記賈昌於兵火之後，憶念太平盛事，榮華零落，兩相比照，其語甚

悲。

B 一劍俠

下篇 小

紅線傳——楊巨源作

無雙傳——薛調作

虬髯客傳——杜光庭作

紅線傳原出於甘澤謠中，太平廣記曾錄之。紅線乃潞州節度使薛嵩之青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圖吞併潞州，嵩憂之。紅線乃請爲探其虛實。一更去久而未返。嵩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墮露，驚而起問，則紅線返矣。取床頭金合爲信。嵩乃遣使者還金合於承嗣，承嗣驚懼，遂修好於嵩。事後，紅線請別。嵩乃夜張宴大集賓客爲紅線餞別。客有作歌者，曰：「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無雙傳爲薛調所撰。敘劉無雙許配於王仙客，後兵亂相失。仙客問舊僕塞鴻，始知無雙已召入後宮，悲痛欲絕。因訪俠士古押衙訴說其事。古生別去。

年年無消息。一日，喧傳守園陵之宮女死，仙客赴視之，乃無雙。於是號哭不已。夜半，古生忽抱無雙屍身至，灌以藥，得復生。於是二人逃去。古生殺塞鴻並自殺以滅口。

虬髯客傳，杜光庭所撰。光庭，唐末蜀中道士，事正衍，所著甚多。以此作爲最盛傳。傳中敘李靖謁楊素，素身旁一執紅佛妓，夜之奔靖。二人途中遇虬髯客，意氣相得。虬髯客參李世民，謂中原有主，即推資產與靖，自亡海外。

○一艷情一

霍小玉傳——蔣防撰

會真記——元稹撰

霍小玉傳敘李益年二十擢進士第入長安，思得名妓，乃遇霍小玉，寓於其家，相從者二年。其後生授鄭縣主簿，則堅約婚姻而別。及生覲母，始知已訂

婚盧氏。母又素嚴，生不敢拒，遂與小玉絕。小玉久不得生音問，竟臥病，踪跡招益，益亦不敢往。一日，益在崇敬寺，忽有黃衫豪士強邀之，至霍氏家。小玉力疾相見，數其負心，長慟而卒。益爲之編素，旦夕哭泣甚哀，已而婚於盧氏，然爲怨鬼所祟，竟以猜忌出其妻。至於二娶，莫不如是。杜甫少年行有云：「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謂此也。

會真記者，卽敘崔張故事，亦名鶯鶯傳者也。略謂貞元中有張生者，性貌溫美，非禮不動，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時生遊於蒲，寓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過蒲，亦寓茲寺，緒其親則於張爲異派之臣母。會渾瑊斃，軍人因喪大擾蒲人，崔氏甚懼，而生與蒲將之黨有善，得將護之。十餘日後，廉使杜確來治軍，軍遂戢。崔氏由是甚感張生，因招醺，見其女鶯鶯，生惑焉，託崔之婢紅娘以春調一首通意，是夕得綵牋，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辭曰：「待月西廂下，迎

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生且駭，已而崔至，則端服嚴容，責其非禮，竟去。張自失者久之。數夕後，崔又至，將曉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至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然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下……明年，文戰不利，張生遂止於京，貽書崔氏以廣其意，崔報之，而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爲時人傳說。楊巨源爲賦崔娘詩，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張之友聞者皆聳異，而張志亦絕矣。元稹與張厚，問其說，張曰：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彼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後歲餘，崔已適人，張亦別娶，適過其所，請以外兄見，崔終不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將行，賦詩一章以絕之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云。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雖文章尙未上乘，而時有情致，固亦可觀。稹又早有詩名，後秉節鉞，故世人仍多樂道。宋趙德麟取其事作商調蝶戀花十闋，金則有董解元絃索西廂，元則有王實甫西廂記，關漢卿續西廂記，明則有李日華南西廂記，陸采南西廂記，其他曰竟曰，翻曰，後曰，續者尤繁，至今尙盛稱道其事。唐人傳奇留遺不少。

而後來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柳毅傳而已。

D. 神怪

柳毅傳——李朝威作

南柯太守傳——李公佐作

柳毅傳記柳毅下第將歸湘濱，道經涇陽，遇牧羊女子，言是龍女，爲舅姑及婚所貶，託毅寄書於父洞庭君。洞庭君有弟錢塘君，性剛暴，殺婿取女歸，欲以配毅，因毅嚴拒而止。後毅喪妻，從家金陵，娶范陽盧氏，則龍女也。又從南海，復歸洞庭，其表弟薛嘏嘗遇之於湖中，得仙藥五十丸，此後遂絕影響。金人取其事爲雜劇，元尚仲賢則作柳毅傳書，翻案而爲張生煮海，清李漁又折衷之而成蜃中樓。

南柯太守傳，言東平一淳於芬家廣陵郡東十里，宅南有大槐一株，貞元



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二友扶生歸家，令臥東廡下，而自秣馬濯足以候之。生就枕，昏然若夢，見二紫衣使稱奉王命相邀，出門登車，指古槐穴而去。使者驅車驅穴，忽見山門，終入一大城，城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生既至，拜駙馬，復出爲南柯太守，守郡三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遞遷大位，生五男二女。後將兵與檀蘿國戰，敗績，公主又薨，生罷郡而威福日盛，王疑憚之，遂禁之遊泛，處之私第，已而送歸。既醒，則見家之僮僕擁雪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尙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其立意與夢中記同，而描摹更爲盡致。明湯顯祖亦本之作傳奇曰南柯記。

傳奇文至宋而衰，然其體仍爲後人所倣仿。後人用斯體而成專書者蓋衆，如：

太平廣記——宋李昉奉勅監

夷堅志——宋洪邁撰

剪燈新話——明瞿佑撰

剪燈餘話——明李禎撰

聊齋志異——清蒲松齡撰

觚賸——清鈕琇撰

虞初新志——清張潮撰

板橋雜記——清余懷撰

燕山外史——清陳球撰

太平廣記成於宋，而傳奇文亦衰於宋。然餘波所及，尙有史子正之楊太  
真外傳，綠珠傳，及後人題以「唐韓渥撰」之開河記，送樓記等。

宋人平話小說之興，明郎瑛（七修類稿）謂「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蓋平話小說，即以俚語著書，本爲市井鬻伎者所演述者也。耐得翁古杭夢游錄謂「說話有四家：一曰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參禪。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嘗舉其目，曰小說，曰合生，曰說諢話，曰說三分，曰說五代史，吳自牧夢梁錄謂有四科：「說話者，謂之舌辨，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趕棒發跡變態之事……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講」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又有「說諢經」者……「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

合生，二與起今隨今相似，各占一事也。一

宋人平話，傳世最少。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平播始末條，言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太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而口說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亂，翰林院火，大典燼餘，有以糊油箋及包裹食物者，其幸完者，多流入海外。吾輩今日所可見者，惟有五代史平話、通俗小說殘本、二藏法師取經記及大宋宣和遺事四書。而後二書，據魯迅說則以爲「張家爲宋時臨安書舖，世因以爲宋刻，然逮於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取經記）或爲元人撰，未可知矣。」三天宋宣和遺事世多以爲宋人作，而文中有呂省元宣和講事及南儒詠史詩，省元南儒皆元代語，則其書或出於元人，抑宋人舊本，而元時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口吻有大類宋人者，則以鈔撮舊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語也。一

五代史平話，於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講史之一也。今所存者，梁史漢史已缺下卷，雖上卷尙存回目，而梁史已脫去數葉。其書梁唐晉漢周每代二卷，各以詩起，次入正文，又以詩終。惟梁史平話始於開關，次敘歷代興亡之事，立論頗奇，而雜以誕妄之因果說。

京本通俗小說，今存卷十至十六，每卷一篇，曰碾玉觀音，曰菩薩蠻，曰西山一窟鬼，曰志誠張主管，曰拗相公，曰錯斬崔寧，曰馮玉梅團圓，每篇各具首尾，頃刻可了。其取材多在近時，或採之他說，部主在娛心而雜以懲勸，體製則什九先以閒話或他事，後乃綴合，以入正文。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分三卷十七章，今所見小說之分章目者，始此每章必有詩，故曰詩話。今本首章已闕，八章缺前段，次章則記玄奘等之遇猴行者，以下則述途中行事，有猴行者深沙神及諸異境。

大宋宣和遺事書分前後二集，始於稱述堯舜而終以高宗之定都臨安。案年演述體裁甚似講史，惟節錄成書，未加融會，故先後文體，致爲參差，灼然可見。其剽取之書，當有十種。前集先言歷代帝王荒淫之失，次述王安石變法之禍；更次述安石引蔡京入朝，至童貫蔡攸巡邊；其四則爲梁山灤聚義本末；其五爲徽宗幸李師師家；其六爲道士林靈素進用及其死葬之異；其七爲臘月預賞元宵及元宵看燈之盛，後集則始自金人來運糧，以至京城陷爲第八；又自金兵入城，帝后北行受辱，以至高宗定都臨安爲第九第十。文體則首一爲語體，次二爲文言而雜之以詩，四、五、六、七則皆平話體，八、九、十則仍爲文言。書中前半述徽宗盛時，徽行金環巷幸李師師家一段，頗爲艷縟，後半敘二帝北狩一段，備極悽愴。

元明之間，由平話小說進而爲純文學的小說，乃平民文學上一大進化。

自元末至清末五百年間小說之作品甚富，就其性質可區別之爲七：

- A、講史小說——水滸、蕩平四大寇傳、後水滸傳、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

- B、神怪小說——四遊記、西遊記、封神傳。

- C、人情小說——金瓶梅、玉嬌李、好逑傳、紅樓夢。

- D、擬古小說——今古奇觀、聊齋志異。

- E、諷刺小說——儒林外史、老殘遊記。

- F、炫才小說——鏡花緣。

- G、俠義小說——三俠五義、施公案。

- A、講史小說

水滸——明施耐菴(?)撰

三國演義——明羅貫中（？）——清毛宗崗撰

水滸後傳——清陳忱撰

「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裏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到明朝中葉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胡適水滸考證）  
「水滸之本事爲史的演進，於宋史，於宣和遺事，於元曲，皆可窺其一斑。水滸傳之文學手段，則爲創造的，空前修而駕其上。」

甲、宋史中之水滸本事：

「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

州張叔夜招降之。」——宋史二十二

「宋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宋史



三百五十二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宋史三百五十三

乙宣和遺事（及其他）中之水滸本事。

（1）『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等十二個押送「花石綱」的制使，結義爲兄弟，後來楊志在潁州阻雪，缺少旅費，將一口寶刀出賣，遇著一箇惡少，口角廝爭，楊志殺了那人，判決配衛州軍城。路上被李進義、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師寶、差縣尉馬安國押送十萬貫的金珠珍寶上京，爲蔡太師上壽，路上被晁蓋、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大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藥醉倒，搶去生日禮物。

(3) 『生辰綱』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樣，追究到晁蓋等八人。幸得鄆城縣押司宋江報信與晁蓋等，使他們連夜逃走。這八人連結了楊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爲寇。

(4) 晁蓋感激宋江的恩義，使劉唐帶金錢去酬謝他。宋江把金錢交給娼妓閻婆惜收了，不料被閻婆惜得知來歷，那婦人本與吳偉往來，現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殺了他們，題反詩在壁上，出門跑了。

(5) 官兵來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廟裏。官兵退後，香案上一聲響亮，忽有一本天書，上寫著三十六人姓名。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見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張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帶了朱仝，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時晁蓋已死，吳加亮與李進義爲首領。宋江帶了天書上山，吳加亮等遂共推宋江爲首領。此外還有公孫勝，張

順武松呼延綽魯智深史進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員。宋江爲師不在天書內。

(6) 宋江等既滿三十六人之數，朝廷無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後有張叔夜「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詔勅，分往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宣和遺事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書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

丙、元曲中之水滸本事：

(一)「從元曲戲名裏，也就可以推知許多事實出來：第一，元人戲劇裏的李逵一定不是水滸傳裏的李逵，第二，元曲裏的燕青，也不是後來水滸傳的燕青。第三，水滸只有病關索楊雄，並沒有「病楊雄」的話。」

(二)「雙獻功裏的宋江說：「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者是也。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嘍囉。塞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二千條，四方圓八百里。」

(三)「李逵負荊裏的宋江自白有「杏黃旗上七箇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話，又王林也說：「你山上頭領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漢。」

(四)「燕青博魚裏，宋江自白與雙獻功大略相同，但有「人號順天

呼保義」的話，又敘殺閻婆惜事也更詳細有「因帶酒殺了閻婆惜，一脚踢翻燭台，延燒了官房」一事。又說「晁蓋三打祝家莊，中箭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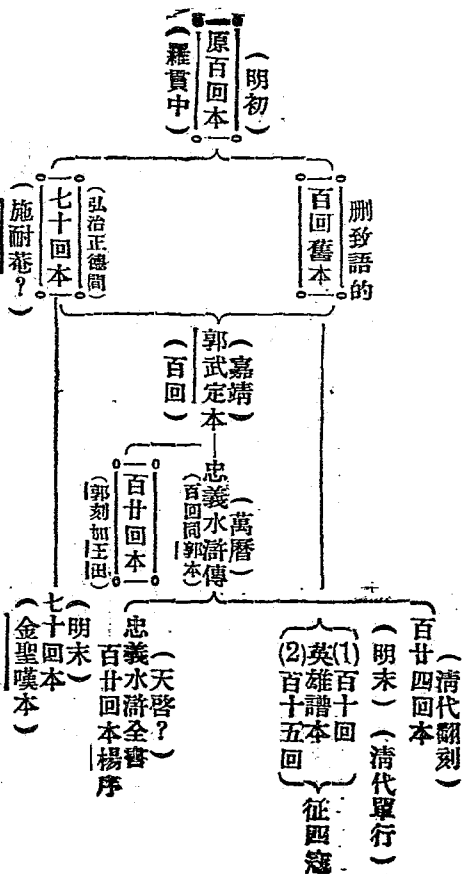
(五)「還牢末裏，宋江自敘有「我平日度量寬洪，但有不得已的好漢，見了我時，便助他些錢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時雨宋公明」的話。」

(六)「爭報恩裏，宋江自敘詞：「只因誤殺閻婆惜，逃出鄆州城，佔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營，忠義堂，高擗杏黃旗一面，上寫著「替天行道，宋公明，聚義的三十六箇英雄漢，那一箇不應天下惡魔星。」——水滸攷證」

水滸傳之作者，昔人皆以爲元之施耐菴。然耐菴何人，已莫能攷定。或者實無其人。胡適則以爲「施耐菴」是明朝中葉一箇文學大家的假名。「水滸」中經多人之刪改，原本已無可改。今之所存者，又各本大有不同，或曰

羅貫中，或曰施耐庵，或曰施作羅編，或曰施作羅續，張冠李戴，難以攷定原著者之爲誰何氏矣？

水滸傳各本淵源胡適氏列爲一表可以供研究之參證



下篇 小說

三三

現存之水滸傳所可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百十五回忠義水滸傳，前署「東原羅貫中編輯，明崇禎末與三國演義合刻爲英雄譜，單行本未見，其書始於洪太尉之誤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漸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遼，平田虎，王慶，方臘，於是智深坐化於六和，宋江服毒而自盡，累顯靈應，終爲神明，惟文詞蹇拙，體制紛紜，中間詩歌亦多鄙倍，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雖非原本，蓋近之矣。

二、二百十回之忠義水滸傳，亦英雄譜本，「內容與百十五回本略同。」

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滸傳，文詞脫略，往往難讀。

四、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即明嘉靖時武定侯郭勳家所傳之本，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今未見。別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贄序及批點，殆卽出郭氏本，而改題爲「施耐庵集」。

撰羅貫中纂修。然今亦難得。惟日本尙有享保戊申翻刻之前十回及寶歷九年續翻之十一至三十回。亦始於誤走妖魔而繼以魯達林冲事迹。與百十五回本同。第五回於魯達有一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證果江南第一州之語。即指六和坐化故事。則結束當亦無異。惟於文辭。乃大有增刪。幾乎改觀。

五百二十本忠義水滸全書。亦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與李贄序百回本同。首有楚人楊定見序。自云事李卓吾。因袁無涯之請而刻此傳。次發凡十條。次爲宣和遺事之梁山梁本末及百八人籍貫出身。全書自首至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遼小異。且少詩詞。平田虎王慶并事略亦異。而收方臘又悉同。文詞與百回本幾無別。特於字句稍有更定。亦有李贄評。與百回本不同。而兩皆奪陋。



六七十回本水滸傳。正傳七十回，楔子一回，實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題「東安施耐庵撰」，爲金人瑞字聖歎所傳。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於宋江受天書之後，即以盧俊義全夥被縛於替弒夜終，而指招安以下爲羅貫中續成，斥曰「惡札」。其書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無異，惟刊去駢語特多，百廿回發凡有舊本去詩詞之繁累語，頗似聖歎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

自金聖歎之七十回本行世，三百年間流行已甚廣。依據金本，分析其內容如下：

第一段——第一至第十一回。此段先寫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被高俅趕走。王進之後，接寫始終不肯落草，但終不能不上少華山去之史進。又寫魯達仗義救人，犯下死罪，被逼爲僧，再被逼爲盜。又寫林冲被高俅父子

陷害，逼上梁山。林冲之後，接寫楊志。楊志於困窮時，未肯落草，後受官府冤屈，以窮極而出賣寶刀，以致犯罪受杖，迭配大名府。

第二段——第十二至第二十一回。此段寫「智取生辰綱」之始末。自雷橫捉劉唐起，寫七星聚義，寫智取生辰綱，寫楊志魯智深落草，寫宋江私放晁蓋，寫林冲大併梁山泊，寫劉唐送禮酬宋江，寫宋江怒殺閻婆惜，直寫至宋江投奔柴進避難，與武松結義。

第三段——第二十二回至第三十一回。此段全寫武松。自打虎起，寫殺嫂，寫打蔣門神，寫血濺鴛鴦樓，火燒蜈蚣嶺。

第四段——第三十一回到第三十四回。此段寫清風山清風寨對影山，花榮秦明一千人上梁山泊。

第五段——第三十五回到第四十一回。此段寫宋江奔喪還家迭配江州。

起，寫江州遇戴宗李逵，寫潯陽江宋江題反詩，寫梁山泊好漢大鬧江州，直寫至宋江玄女廟受天書。

第六段——第四十二回至第四十五回。此段寫公孫勝下山迎母引起李逵下山迎母，又引起戴宗下山尋公孫勝，路上引出楊雄石秀一段。

第七段——第四十六回至第四十九回。此段寫宋江三打祝家莊。

第八段——第五十回至第五十三回。寫雷橫朱仝柴進三人。

第九段——第五十四回至第五十八回。此段先寫呼延灼征討梁山泊，次請出徐甯，次寫呼延灼兵敗後走青州，次寫五山好漢上梁山。

第十段——第五十九回至第七十回。此段先寫晁蓋曾頭市身亡，次寫盧俊義一段，次寫關勝，次寫破大名府，次寫曾頭市報仇，次寫東平府收董

平，東平府收張清，最後寫石碣天書作結。

全書於智勇兩者之描述，極其能事。如魯智深大鬧五台山，吳用智取生辰綱，諸段，皆能捭闔操縱，爲文學中之精英。

講史小說之作者，又有羅本字貫中者，亦錢唐人，或云耐庵門人，或云名貫，或云越人，生洪武初，疑實生於元，至明初猶在。其所著小說尤夥，今存者有三國演義等。然其文詞已多改易，徒存貫中之名而已。

攷裴松之注三國志，援引雜書，頗有小說意味。三國志中之人物，又多虎，虎有生氣，引後人之英雄崇拜。唐時市井，已有說三國故事者，迄宋而更盛。迄金元則院本雜劇中皆有演三國故事者。至明代乃產生演義體之小說。故胡適云：『三國志演義不是一個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義家的共同作品。』初本之三國演義，淺陋可嗤。至清初毛宗崗刪改舊本，始成今本。其刪改之處，於其凡例中可攷見之。

A、修正文字——「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詞語冗長，每多複沓處，今悉依古本改正。」

B、增入故事——「如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今悉依古本存之。」

C、增入文章——「如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今悉依古本增入。」

D、削去故事——「如諸葛亮欲燒魏延於上方谷……之類，今皆削去。」

E、削去詩詞——「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詩句，今悉依古本削去。」

F、辨正故事——「俗本記事多訛，今悉依古本辨定。」

三國演義全書百二十回，回分上下，得二百四十卷。起於漢靈帝中平之  
年，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凡九十七年。其中敘事，「俚而無味。何者？事太實則

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

水滸後傳四十卷，原稱「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俞樾據沈登瀛南潯備志，考定此書爲雁宕山樵陳忱所撰。『陳忱字遐心，號雁蕩山樵，讀書晦藏，以賣卜自給，究心經史，稗偏野乘無不貫穿，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游戲之作，托宋遺民刊行。』

水滸後傳以燕青爲中心，其立意在泄憤。著者自云：『後傳爲泄憤之書，憤宋江之忠義而見鳩於奸黨，故復聚餘人而救駕立功，開基創業，憤六賊之誤國，而加之以流貶誅戮，憤諸貴倖之全身遠害，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圍冒險，憤官宦之嚼民飽壑，而故使其傾倒宦囊，倍償民利。』

B 神怪小說

西遊記——明吳承恩撰

封神傳——不知名

前述宋人平話小說，曾提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一書，此書即西遊記之遠祖。西遊記以玄奘西行取經一事爲中心，而以小說體演述之。玄奘爲中國佛教之大功臣，二十六歲立志往印度求經，途中幾經無限困難。出遊十七年，歷五十餘國，慧立著之慈恩三藏法師傳，記之甚詳：

『……出玉門關……子然孤遊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碛間，乍行乍息，皆裘毼駝馬之像，及旌旗槩氈之所，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

更一箭來，知爲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從此已去，卽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慙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卽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四顧茫然，人馬阻絕。夜則妖魘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霑喉；口腹乾焦，幾無殞絕，不能復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啓菩薩曰：『玄裝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爲無上道心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爲務，此爲苦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無輟。至第五



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既蘇息，得少睡眠；……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澈，下而就飯，身命重全，人馬俱得蘇息……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敘……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念，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愜，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主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顧與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講訖，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結侍；結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鞵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結

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歎信送至葉護可汗。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拜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廩落馬遞送出境。」

玄奘求經之故事，乃極偉大之故事；上列記載，已滿紙「靈異」、「神蹟」。以此故事之神話化，與故事之傳播，等速展佈。宋人演爲平話小說而後，於金則有唐三藏院本，於元則有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至楊志和之西遊記，出規模乃粗定。最後乃有吳承恩之西遊記。楊志和西遊記四卷四十回，題「齊雲楊志和編，天水趙景真校。」前九回敘孫悟空得仙至被降故事。言有石猴，尋得水源，衆奉爲王，而復出山，就師悟道，以大神通，擾亂天地，玉帝不得已，封爲齊天大聖，復擾蟠桃大會，帝命灌口二郎真君討之，遂大戰，悟空被獲。然

研之無傷，燻之不死；如來乃壓之五行山下，令待取經人。次四回卽魏徵斬龍，太宗入冥，劉全進瓜及玄奘應詔西行，爲求經之所由起。十四回以下則玄奘道中收徒及遇難故事，而以見佛得經東歸證果終。吳承恩之西遊記，全書次第，與楊書殆相等。前七回爲孫悟空得道至被降故事，當楊本之前九回。第八回記釋迦造經之事，與佛經言阿難結集不合。第九回記玄奘父母遇難及玄奘復讎事，亦非事實；楊本皆無有，吳所加也。第十至十二回卽魏徵斬龍至玄奘應詔西行事，當楊本之十至十三回；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則俱記入竺途中遇難之事，而一百回以東返成真修，惟楊志和本文詞荒率，僅能成書；吳則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頗極廣泛。

吳承恩之西遊記，昔人皆以爲邱處機作。邱曾奉元太祖命西行萬餘年，歷時四年。李志常記其經歷，成西遊記一卷，與吳本名雖同而實無關。清紀昀

錢大昕已明辨之。至山陽人丁晏（石亭記事）阮葵生（茶餘客話）出，始知出於吳承恩之手。吳承恩者，淮安嘉靖中歲貢生。天啟淮安府志稱「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羣書，爲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遊之風。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淮賢文目載先生撰西遊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皆樂道之。」（茶餘客話）

其生平，胡適攷有年表：

『嘉靖二三（一五四四）吳承恩歲貢。

二九（一五五〇）徐中行進士。

三九（一五六〇）至四一（一五六二）徐中行丁父憂，在長興。

三九（一五六〇）至四五（四）吳承恩作長興縣丞。

隆慶初（約一五七〇）吳承恩在淮安，與陳文燭徐中行往來酬應，

酒酣論文。

萬曆六（一五七八）徐中行死於江西布政任上。

七（一五七九）吳承恩作瑞龍歌。

約萬曆七八年（約一五八〇）吳承恩死；以他歲貢之年推之，他享

壽當甚高，約七十多歲。生時當在弘治正德之間，（約一五〇五）

西遊記之結構，在諸小說中最為精密。其記述齊天大聖，為世間最有價值之神話文學。其記述玄奘，能連綴多量故事而一貫之。其記述八十一難之經過，則著者能神運其想像，且多含有諷諧意味。

封神傳之作者已佚其名。梁章鉅云：「林樾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

書是前明一名宿所選，意欲與西遊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尚書、武成篇「唯爾有神，尙克相予」語，衍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六韜、陰謀史記、封神

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俶倣，非盡無本也。」（浪跡續談）

全書凡百回，首述受辛進香女媧宮，題詩贖神，神因命三妖惑紂以助周。第二至三十回則雜叙商紂暴虐，子牙隱顯，西伯脫禍，武成反商，以成殷周交戰之局。此後多說戰爭，神佛錯出，助周者爲闡教，卽道釋，助殷者爲截教。其戰各逞道術，互有死傷，而截教終敗。於是以紂王自焚，周武入殷，子牙歸國封神，武王分封列國終。作者志在於演史，而侈談神怪，什九虛造，實不過假商周之爭，自寫幻想，較水滸固失之架空，方西遊又遜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視之者也。

### ○人情小說

金瓶梅——不知名

紅樓夢——曹雪芹撰

下篇 小說

金瓶梅凡百，明萬曆時，吳中始有刻本。『全書假水滸傳之西門慶爲線索，謂慶號四泉，清河人，「不甚讀書，終日閒游浪蕩，」有一妻三妾，又交「幫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結爲十弟兄，復悅潘金蓮，醜其夫武大，納以爲妾。武松來報讐，尋之不獲，誤殺李外傳，刺配孟州。而西門慶故無恙，於是日益外恣，通金蓮婢春梅，復利李瓶兒，亦納爲妾，「又得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已而李瓶兒生子，慶則因賂蔡京得金吾衛副千戶，乃愈肆，求藥縱慾，受賕枉法，無所不爲。然潘金蓮妬李有子，屢設計使受驚，子終以瘦瀉死；李痛子亦亡。潘則力媚西門慶，慶一夕飲藥踰量，亦暴死。金蓮春梅復通於慶壻陳敬濟，事發被斥賣，金蓮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適遇赦歸，因見殺春梅，則賣爲周守備妾，有寵，又生子，竟册爲夫人。會孫雪娥以遇拐復獲發官賣，春梅憾其嘗「咬打陳敬濟，」則買而折辱之，旋賣於酒家爲娼，又稱敬濟爲弟，羅致府中，仍與

通已而守備征宋江有功，擢濟南兵馬制置，敬濟亦列名軍門，陞爲參謀。後金人入寇，守備陣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縱暴卒。比金兵將至清河，慶妻携其遺腹子孝哥欲奔濟南，途遇普淨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現夢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同上）

紅樓夢初名石頭記，爲我國之空前文學名著。乾隆中，初出於北京，盛行一時。然亦以其偉大，遂來百餘年間之附會。著者之姓氏，亦以斯而遭埋沒。自胡適氏之攷證出，始能廓清雲霧；原著者（曹雪芹）之生平亦賴以攷核得實。

紅樓夢 曹雪芹之自叙傳，而託之於小說者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



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飲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故讀紅樓夢，應先略知曹雪芹之生平。曹雪芹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死於乾隆二十九年，貧窮潦倒而死，年華才四十耳。作者生平與書中人物故事年代之關係，俞平伯紅樓夢辨中列有年表：

「二七一五，清康熙五十四年，曹頌（曹雪芹是頌之子）為江寧織造。

一七一九，清康熙五十八年，曹雪芹生於南京。（雪芹底生年，經胡先

生考定，在一七一九年。他假定雪芹享年四十五，也總不致於大錯。

相差至多不過五年。總之，無論如何，雪芹生時，必在曹頌江寧織造任上。）

一七二八，雍正六年，曹頌卸江寧織造任，雪芹隨他北去。

一七三結，雍正八年，紅樓夢從此起筆。雪芹十一歲。

一七三二，雍正十年，鳳姐談南巡事，寶玉十三歲。依這裏所假定的推算，雪芹也是十三歲。

一七三七，乾隆二年，書中賈母慶八旬。

一七三八，乾隆三年，八十回紅樓夢止此。雪芹十九歲。

一七三九—五七，乾隆四年—二十二年，這十八年之中，雪芹遭家難，以致困窮不堪，住居於北京之西郊。

一七五四—六三，乾隆十九年—二十八年，雪芹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 作紅樓夢八十回。

一七六二，乾隆二十七年，雪芹作長歌謝敦誠，敦誠答賦佩刀質酒歌。

一七六四，乾隆二十九年，曹雪芹卒於北京，年四十餘，無子，有婦孀居，

(敦誠贈曹芹圖詩：『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衡門僻

巷愁今雨，廢館頽樓夢舊家。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

誰買與豬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甲申輓曹雪芹詩：『四十年華

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孤兒渺漠魂應逐，(往往前數月，伊子殤

因感傷成疾。) 新婦飄零目豈瞑？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

伶，故人惟有青山淚，絮酒生芻上舊垌。』)

一七六五，乾隆三十年，紅樓夢初次流行。

一七六九，乾隆三十四年，戚蓼生中己丑科進士。

一七七〇，乾隆三十五年，紅樓夢盛行。

一七八八，乾隆五十三年，高鶚中戊申科舉人。

一七六五—一七八八，乾隆三十一—五十三本，佚本後三十回的紅樓

夢成。

一七九一，乾隆五十六年，高鶚補紅樓夢四十回。

一七九二，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本一百二十回一初成。從此以後，方

才有了百二十回的紅樓夢。

一八〇五，嘉慶十年，陳刻紅樓復夢成。

一八六九，同治八年，願爲明鏡室主人，江順怡底讀紅樓夢雜記刻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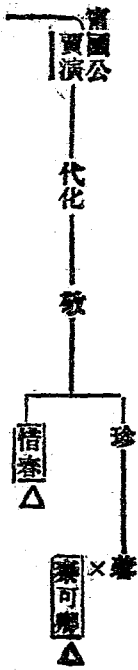
石頭記，著者死時僅成八十回；坊間之百二十回，係高鶚所續。開卷先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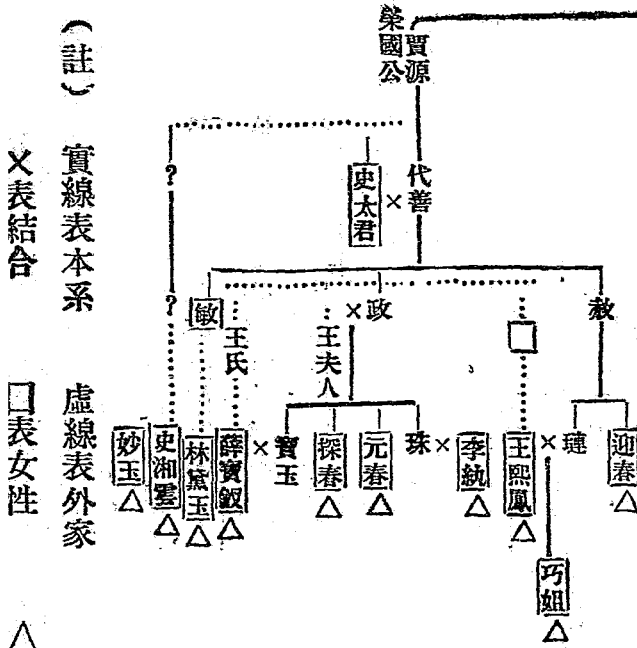
本書之由來，謂女媧補天，獨留一石未用，石甚自悼歎。俄見一僧一道，以爲一形體到也是個寶物了，還沒有實在好處，須得再鑄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携你隆盛昌明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去安身樂業。於是袖之而去。不知更歷幾劫，有空空道人見此大石，上鑄文詞，從石之請，鈔以問世。道人亦「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前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滿紙荒唐言，一把酸辛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含玉而生之賈寶玉，爲全書之中心人物，而配之以金陵十二釵之正冊（即買家之四豔，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寶玉之戀人林黛玉及其正室薛寶釵，王熙鳳及其女巧姐，李紈，秦可卿，史湘雲，及尼妙玉）與副冊十二釵，共

三十六人。前後叙述寧榮二府之盛衰，僅八年間事。寧公長孫曰敷，早死；次敬襲爵，而性好道，又讓爵於子珍，棄家學仙。珍遂繼恣，有子蓉，娶秦可卿。榮公長孫曰赦，子璉，娶王熙鳳；次曰政，女曰敏，適林如海。中年而亡，僅遺一女曰黛玉。賈政娶於王，生子珠，早卒；次生女曰元春，後選爲妃；次復得子，則銜玉而生，玉又有子，因名寶玉。人皆以爲來歷不小，而政母史太君猶鍾愛之。主從之外，姻連亦衆，如黛玉、寶玉，皆來寄寓。史湘雲亦時至。尼妙玉則習靜於後園。爲之譜列如左：

賈府譜系





(註)

實線表本系

虛線表外家

×表結合

□表女性

△表十二釵

事緣林夫人去世，黛玉失恃，遂來依外家。史太君深愛黛玉，使與寶玉同居處。兩小無猜，甚相得。已而王夫人女弟所生女薛寶釵亦至，頗極端麗。寶玉並愛二人，無偏心，而黛玉則稍含嫉妬。寶玉沉默寡言，熟玩世情，善於應付。迨元春被選爲妃，榮公府愈貴盛；及其歸省，則闢大觀園以宴之，情親畢至，極天倫之樂。寶玉漸長，於外暱秦鍾、蔣玉函，歸則周旋於姊妹中表及侍兒之間，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然榮公府雖煊赫，而「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故「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都也盡上來了。」頹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迭經事變。先有可卿自經，秦鍾夭逝，日又中父妾厭勝之術，幾死，繼以金釧投井，猶二姐吞金，而所愛之侍兒晴雯又被遺，隨歿。悲涼之感，都來襲寶玉之胸懷矣。石頭記前八十回戛然卽止於此。



紅樓夢結構細密，用意周到，禍福相倚，吉凶互伏，雖千變萬化，而一線相串，如珠走玉盤，委曲盡致。其發揮女性美，於溫柔優雅，清高戀愛，執著嫉妬，淺慮陰險諸端，皆能神描之。其曲盡情海之波瀾，男女兩性之悲歡離合，嬉笑怒罵之心理狀態，蓋古今東西諸人情小說所不及。

紅樓夢之結局，原著既未結束，難必其究竟。續書則各行其是，其著者推高鶚之後四十回，後四十回數量雖止前書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

續紅樓夢八十回本者，尙不止一高鶚。俞平伯從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舊評中扶別，知先有續書三十回，似敘賈氏子孫流散，寶玉貧寒不堪，懸崖撒手，終於爲僧，然其詳不可攷。或謂「戴君誠夫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之後，皆與今本不同，榮甯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於擊

梯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此又一本蓋亦續書二書所補，或俱未契於作者本懷，然長夜無晨，則與前書之伏線亦不背。

#### D、擬古小說

今古奇觀——馮猶龍撰

抱甕老人選

聊齋誌異——蒲松齡撰

今古奇觀四十卷四十回，殆成於崇禎時。序謂三言（喻世醒世警世）

與拍案驚奇合之共二百事，觀覽難周，故抱甕老人選刻爲此本。（喻世醒世

警世三言，馮猶龍所作。猶龍名夢龍，長洲人。崇禎中，由貢生選授壽寧知縣。）

胡適云：「今古奇觀是明末的書，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筆。書中共有四十篇

小說，大要可分二派：一是演述舊作的，一是自己創作的。加「吳保安棄家贖

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吳保安傳，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罷了。但是這些

加添的瑣屑節目便是文學的進步。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從唐人的吳保安，變成今古奇觀的吳保安；從唐人的李汧公，變成今古奇觀的李汧公；從漢人的伯牙子期，變成今古奇觀的伯牙子期——這都是文學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造的小說，如賣油郎，如洞庭紅，如喬太守，如念親恩，孝女藏兒，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依我看來，今古奇觀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喬太守爲最工，寫生以賣油郎爲最工，喬太守一篇，用一個季節都做全篇的線索，是有意安排的結構。賣油郎一篇寫秦重，花魁娘子，九媽，四媽，各到好處。今古奇觀中雖有狠平常的小說，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已大有進步了。唐人的小說，最好的莫如虬髯客傳，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容易見長。今古奇觀中大多數的小說，寫的都是些瑣細的

人情世故，不容易寫得好。唐人的小說大都屬於理想主義。今古奇觀中如賣油郎、徐老僕、喬太守、孝女藏兒，便近於寫實主義了。至於由文言的唐人小說，變成白話的今古奇觀，寫物寫情，都更能曲折詳盡，那更是一大進步了。

聊齋誌異八卷，或析爲十六卷，凡四百三十篇，進摹晉唐傳奇小說而成之也。清之初葉，此類作品甚多，以此書爲最。魯迅謂：「其書雖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絃，別敘畸人異行，出於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爲之一新。」胡適謂：「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却帶幾分寫實的性質。」

### 五、諷刺小說

儒林外史——吳敬梓撰

老殘遊記——劉鶚撰

儒林外史凡五十五回，成書殆在雍正末，著者（吳敬梓）方僑居於金陵。彼時「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年，學士又以四書文藝相矜尚……老生宿儒，自尊所榮，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爲通，又成不可藥之蠱矣！」（章氏遺書）儒林外史，卽以針砭此醉迷制藝之士流。

作者所深惡者一爲利祿薰心的聖人之徒，如第十三回「馬二先生道：『……「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

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凡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一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朱程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耶？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二爲「喫人的禮教」，如四十八回寫王玉輝女兒殉夫事：「王先生……到了妾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一連過了凡天，女婿竟不在了……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着丈夫一處去了！」……王玉輝……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逕來到家裏，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

老越獸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甚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到親家家去了。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吃。母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吃。餓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來，在家睡着。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床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獸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過了二個月……製主入祠，門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

「安了位……祭了一天，在明倫堂擺席，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爲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

「王玉輝說起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

「王玉輝……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悽悽惶惶。」

「……路旁一個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看了一會，見船上個年少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

其所提倡之新社會生活，則借荆元以自表。「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着一個裁縫舖，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裏人相與，相與？」」



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儒林外史之文學，蓋有三特長：

- A、描寫真切，無膚泛語，無過火語。
- B、無淫穢語。

G、純國語之文學。

儒林外史之作者吳敬梓，字敏軒，安徽全椒人，幼卽穎異，善記誦，稍長補官學弟子員，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數年，揮霍產俱

盡時或至於絕糧。雍正乙卯，安徽巡撫趙國麟舉以應博學鴻詞科，不起。移家金陵，爲文壇盟主。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客揚州，尤落拓縱酒。乾隆十九年卒於客中，年五十四。

老殘遊記二十章，題「洪都百鍊生」著，實出劉鶚之筆。「劉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少精算學，能讀書，而放曠不守繩墨，後忽自悔，閉戶歲餘，乃行醫於上海，旋又棄而學賈，畫喪其資。光緒十四年，河決鄭州，鶚以同知投効於吳大澂，治河有功，聲譽大起，漸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書請敷鐵道；又主張開山西鑛，既成，世作交謫，稱爲漢奸。庚子之亂，鶚以賤值購粟於歐人，或云實以振飢困者，全活甚衆；後數年，政府卽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新疆死。」（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其書卽借老殘之游行，歷記其言論聞見，攻擊官吏之處，特多，其指摘清官，言人所未嘗言，以爲「臧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

多不知，蓋臧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清官自以爲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其寫玉賢之虐政，寫剛弼之剛愎自用，皆甚深刻。其對於娼妓，謂其迫於生計，而無關於道德，亦一無見。其描寫技術最爲優長。如第二回記白姐說書，第十二回記黃河打冰，皆爲絕妙好辭。

「王小玉……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响；……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網絲拋入天際，聽的人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像；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

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第二回

「抬起頭，看那南面山上一條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分辨不清；又有幾片白雲在那裏面，所以分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才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從背後透過來，那山却不然，山的亮光由月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了。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東去，越望越遠，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來了。——第十二回

五、炫才小說

鏡花緣——李汝珍撰

以小說炫才學，必無佳品。故大部分之炫才小說，俱歸之於病態文學中。

惟鏡花緣一書，雖滿紙學問，而自有卓立平民文學中之特點。

鏡花緣凡百回，清乾隆時李汝珍所著。汝珍字松石，京兆大興人，「少而穎異，讀書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學；以其暇旁及雜流，如壬遁、星卜、象緯、篆隸之類，靡不日涉以博其識。而於音韻之學，尤能窮源索隱，心領神悟。」

書中略敘武后於寒中欲賞花，詔百花齊放，花神不敢抗命，從之。然又獲天譴，謫於人間，爲百女子。時爲秀才唐敖，應試中探花，而言官舉劾，謂與叛人徐敬業輩有舊，復被黜，因慨然有出塵之想，附其婦弟林之洋商舶遨遊海外，跋涉異域，時遇畸人，又多觀奇俗怪物，幸食仙草，「入聖超凡」，遂入山不復返。其女小仙又附舶尋文，仍歷諸異境，且經衆險，終不遇；但從山中一樵父得文書，名之曰閩臣，約其「中過才女」，後可相見；更進，則見荒塚，曰鏡花塚；更進，則入水月村；更進，則見泣紅亭，其中有碑，上鐫百人名姓，首史幽探，終畢全。

貞，而唐闈臣在第十一人名之後有總論，其文有云：

「泣紅亭主人曰：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羣芳之不傳，因筆誌之。……結以花再芳畢全貞者，蓋以羣芳論落，幾至澌滅無聞，今賴斯而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瓊林琪樹，合璧駢珠，故以全貞畢焉。」

闈臣不得已，遂歸。值武后開科試才女，得與試，且亦入選，名次如褐文。於是同榜者百人大會於宗伯府，又連日醺集，彈琴賦詩，圍棋講射，蹴鞠鬪草，行令論文，評韻譜，解毛詩，盡觴詠之樂。已而有兩女子來，自云考列四等才女，而實風姨月姊化身，卽席成詩，皆包含坐中諸人身世，自過去及現在，以至將來，間有哀音，聽者黯淡，然不久意解，歡笑如初。末則文芸起兵謀匡復，才女或亦在軍，有死者，而武家軍終敗。於是中宗復位，仍尊太后武氏爲則天大聖皇帝。未幾，

則天下詔，謂來歲仍開女試，並命前科衆才女重赴「紅文宴」，而鏡花緣隨畢。然以上僅全局之半，作者自云欲知「鏡中全影，且待後緣」，則當有讀書，然竟未作。

李氏之論音韻，注重實用，注重今音，敢於變古，爲其特長。其於婦女問題，抱「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某舉制度」之創見。其於第十一十二回君子國一段中，提出十二項社會問題？

1、商業貿易的倫理問題，

2、風水的迷信，

3、生子女後的慶賀筵宴，

4、送子女入空門，

5、爭訟，

6、屠宰耕牛；

7、宴客的餚饌過字，

8、三姑六婆，

9、後母，

10、婦女纏足，

11、用算命爲合婚，

12、奢侈。」

雖不免間有迂腐之談，然大體皆有深刻之觀察如：

「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爲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量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爲美觀而



設若不如此，卽不爲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爲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爲美？卽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况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

婚姻一事，關係男女終身，理宜慎重，豈可草草？旣要聯姻，如果品行純正，年貌相當，門第相對，卽屬絕好良嫻，何必再去推算……尤可笑的，俗傳女命，北以屬羊爲劣，北以屬羊爲凶。其說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於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變爲虎？且世間懼內之人，未必皆係屬虎之婦。况鼠好偷竊，蛇最陰毒，那屬鼠屬蛇的，豈皆偷竊陰毒之輩？牛爲負重之獸，自然莫苦於此；豈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無知，造此謬論。往往讀書人亦染此風，殊爲可笑。總之，婚姻一事，若不論門第相對，不管年貌相當，惟以

合婚爲準，勢必將就勉強從事，雖有極美良姻，亦必當面錯過，以致日後兒女抱恨終身，追悔無及。爲人父母的，倘能洞察算命合婚之謬，惟以品行年貌門第爲重，至於富貴壽考，亦惟聽之天命，那日後別有不虞，此心亦可對住兒女，兒女似亦無怨了。」

G、俠義小說

三俠五義——石玉崑撰

俠義小說爲清末北方之平民文學，其流甚多，而以三俠五義爲最。三俠五義凡百二十回，初出於光緒五年，原名忠烈俠義傳，首署「石玉崑述」，石玉崑爲何如人？已無可攷。其書「本是一部新的龍圖公案，但見作者做到了小半部之後，便放開手做去……所以這書後面的大半部完全是創作的，丟開了包公的故事，專力去寫那班俠義。」清齋曲園氏於此書曾加賞贊，謂：

……及閱至終篇，見其事情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盞盞有聲，聞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

全書首敘宋真宗未有子，而劉李二妃俱娠，約立舉子者爲正宮。劉乃與宮監郭槐密謀，俟李生子，卽易以剝皮之狸貓，謂生怪物。太子則付宮人寇珠，命縊而棄諸水；寇珠不忍，竊授陳林，匿八大王所，云是第三子，始得長育。劉又纔李妃去之，忠宦多死。真宗無子，既崩，八王第三子乃入承大統，卽仁宗也。書由是卽進敘包拯降生，惟以前案爲下文伏線而已。復次，則述拯婚宦及斷案事迹，往往取他人故事，並附著之。比知開封，乃於民間遇李妃，發「狸貓換子」舊案，時仁宗始知李爲真母，迎以歸。拯又以忠誠之行，感化豪客，如三俠，卽

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以及五鼠爲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等，率爲盜俠，縱橫江湖間，或則偶入京師，戲盜御物，人亦莫能制，顧皆先後傾心，投誠受職，協珠強暴，人民大安。後襄陽王趙珪謀反，匿其黨之盟書於冲霄樓，五鼠從巡按顏查散探訪，而白玉堂遽獨往盜之，遂墜銅網陣而死，書至此亦完。其中以智化指乞丐進皇城偷盜珠寇一段爲最精采。

「到了御河，大家按檔兒做活。智爺拏了一把鐵鍬，撮的比人多，擲的比人遠，而且又快。旁邊作活的道：『王第二的！』（智化的假名）智爺道：『什麼？』旁邊人道：『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智爺道：『怎麼挖的淺咧？做的慢咧？』旁邊人道：『這還淺！你一鍬，我兩鍬也不能那樣深。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我纔挖了這一點兒。俗講說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蹭。』你要這們做。

「還能吃的長麼？」智爺道：「做的慢了，他們給飯吃嗎？」旁邊人道：「都是一樣慢了，他能不給誰吃呢？」智老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

述平民文學既竟，又思風行里巷之下等小說，亦自有其地位，不可不增筆及之。

下等小說者，劉復云：「下等」二字，雖無的義可解，卻可算得此項小說為社會所唾棄，被社會所唾棄，被社會所侮辱的一個憑據。此類小說，蓋於社會佔重大之勢力，而復為民衆所恥稱者也。就文體材料思想各方面列表於左：

小說白與唱句夾雜者  
（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長短句等。）  
大鼓寶卷唱本

下等小說

文體之類別

2、俚（曲時調山歌）——每曲疊唱，四次五次十次，十二次不等。

3、類似韻文之散文

有唱句而無說白

文體而無限制

4、散文的白話小說——如評演三字經之類

材料之類別

1、雜義無理者——藉此認識古人，明了古今。

2、有依據者——依據經，史，小說，戲曲，時事。

3、憑空結撰——記中下等社會之狀況。

1、奉迎皇帝，

2、迷信鬼神，

3、崇拜狀元，

4、倫理想，

5、憐憫妓女，

6、誣淫誣盜，

下篇 小說

中國平民文學概論

(思想上之類別)

- 7、厭世思想；
- 8、革命思想；
- 9、促婦女自殺；
- 10、滑稽；
- 11、對於貧富不均；
- 12、對於外國人。

下等小說中亦有佳品，如演孔子去齊一段：

「自古大道屬文宣，他把那天下擔子一擔肩。十八處刀兵滾滾民遭難，愁的他早不睡來晚不眠。他說道：『花花世界誰是聖主？——聞聽說姜太公的子孫還好賢。』」分付聲：「仲由與我套馬車，咱上那海岱雄邦走一番。」那一日氣煖天長來的好快，到了那鷄鳴鎮上打過早尖。齊景公除道遠迎預備

公館倒叫他君臣大夥兒犯了難。一待照着魯國款待季桓子，咱沒有人家那些便宜錢。待說是草草席地待過去，又怕他師父徒弟作笑談。咱這裏海參鮓魚是土產，還是那鱸鱖鱗刀蛸合蟹。一商議着封他尼谿去爲令尹，旁邊裏跪倒個矮子動本參。他說道：「這個老兒鋪排大，比不得昔日管仲相齊桓。君縱有氣概凌霄三千丈，恐不能壽活彭祖八百年。」齊景公聽罷，敢奏心歡喜：「你這話正合我的六十三。俺如今晚上脫了鞋合襪，誰管保明日穿不穿好歹的占撮幾日叫他去，那有水磨工夫合他纏！」老夫子聞聽此言是不能行道的。叫徒弟收拾行李轉家園……誰料想時來運轉，官星現，到原籍就得了箇中都邑宰官。不消一月升到了刑部大司寇，赫赫嚴嚴操了生殺權。他開刀先殺了奸賊少正卯，把一箇季氏桓子氣乍了肝……一封書暗暗的到青州府，嚇得那齊國君臣心胆寒……快把那美女選上幾十對，請戲師打上一夥女兒。



班……選了些淨走不顧的桃花馬鞍橋上獻著一班女婢媼。出西門一直到了哀州府，喜得簡季氏、桓子跳鑽鑽……暗地裏花言巧語奏一本，霎時間金鑾殿上做了梨園。君臣們一齊跌入迷魂陣，終日裏和幾箇戲子老婆要笑頑。老夫子見此光景要上本，無奈何朝門雖設日常關。好歹的捱了幾天也看不慣，他師徒少魂失魄奔了西南……一路上觀不盡的瀟湘景，猝然間遇著簡瘋子到車前，他那裏一邊走著一邊唱，唱的是雙鳳齊鳴天下傳。他說道：「虞舜已沒文王死，漢陽那那有韶樂共歧山！你從前棲遑道路且莫論，至而今羽翼困倦也該知還。你看這郢中那有梧桐樹，何不去尋個高岡把身安？你只想高叫一聲天下曉，全不念那屈死龍逢合比干！」他那裏口裏唱著佯常去，到把箇孔子聽的心痛酸……老夫子走向前來待開口，他趕着提起腿來一溜煙，弄的沒滋搭味把車上，猛抬頭波浪滾滾在面前。師徒們勒馬停驂過不去，

看了看兩箇農夫在鄉裏耕田。吩咐聲：「仲由你去問一問，你問問那裏水淺好渡船？」仲夫子聞聲，此言不怠慢，邁開大步到近前。他說道：「我問老哥一條路，告訴俺那是道口，那是灣？」長沮說：「車上坐的是那一位？」子路說：「孔老夫子天下傳。」長沮說：「莫不是家住袁州府？」子路回答：「然然然！」長沮說：「他創遍天下十三省，教的那些門徒都是聖賢。」說罷竟將黃牛趕。你看他達達噉噉緊加鞭，閃的箇好勇子路瞪着眼，無奈何又向桀溺問一番。桀溺說：「看你不像本地客，你把那家鄉姓氏對我言？」子路說：「家住泗水本性仲。」桀溺說：「你是聖人門徒好打拳。」子路說：「你既知名可爲知己，你何不快把道口指點咱？」桀溺說：「夜短天長你發什麼躁！慢慢的聽我從頭向你言：你不見滄海變田田，變海你不見碧天連水連天，你縱有摘星換月好手段，也不能翻過天來倒箇乾！與其你跟着游學到處創，你何不棄文去。」

武學種田，白日裏家中吃碗現成飯，強於你在陳餓的眼珠藍，夜晚間關門睡些安穩覺，強於你在匡嚇的心胆寒。這都是金石良言將你勸，從不從由你自己與我何干。」說着回頭把地種，「農夫一箇後來一箇先，仲夫子從來未佔過沒體面，被兩箇耕地農夫氣乍了肝。」若照我昔年那箇猛浪性，定要踢頓腳來打頓拳。惱一惱提起他腿往河裏撿，定教那魚鼈蝦蟹得一頓飽餐。」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

平民文學概論



分館  
代售處

四  
中  
南  
杭  
各  
州  
省  
太  
保  
大  
平  
佑  
書  
坊  
局  
街  
館

梁溪圖書館

黃濟惠

編著者  
曹聚仁

定價

正  
價  
2.50

門	
函	
號	
92651	